

文 學 叢 刊

信

方 令 孺

生 活 出 版 社



信

方 令 孺

有版權

# 信

著 孺 令 方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者 版 出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號 八 弄 一 路 遠 鎮 巨 海 七  
號 五 四 一 路 國 民 慶 重  
號 六 〇 一 街 西 陝 都 成

者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實價貳百八拾元

## 編 主 金 巴 刊 叢 學 文

集 七 第

冊 六 十 共

羽	石屏	洪流	驛運	華亭	湖畔	桓秀	馬蘭
書	隨筆	流	運	鶴	畔	外傳	蘭
散	散	短	短	短	短	短	長
文	文	篇	篇	篇	篇	篇	篇
吳	繆	靳	白	王	叔	楊	蘆
伯	崇	以	平	統	文	剛	焚
蕭	羣		階	照			
北	北	小	咀	龍	晦	兩	信
方	京	城	華	·	明	景	
	人	故	二	狗	明	景	
詩	戲	事	集	·	散	散	散
集	劇	戲	批	散	文	文	文
艾	曹	劇	評	文	文	文	文
青	禹	袁	李	巴	柯	方	方
	俊	健	金	金	靈	令	孺
		吾				敬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 目錄

信	一
你們都是傻子啊	二七
瑯琊山遊記	三三
遊日雜記	五七
南京的骨蕪迷	七六
家	八一
悼瑋德	八五
憶江南	九七

## 信

一

瑋德已在醫院裏呻吟多日，我帶着愁悶的心在烈日下來去。在這種情形時讀你來的信是好如看見一個含笑的仙子。

從一羣矯情虛偽的大人那裏脫開，在玄武湖上沈浸在美麗的黃昏中，聽極葱蘢的 youth 對語，我的青春那得不回光返照！

在「新月」看見你的「一夜之夢」與其說一句陳套語「佩服」不如說喜歡，你寫的文字同你說的話一樣有含韻的氣味。

少年的真，確是最可寶貴的，雖然有些人愛說「這是缺少經驗。」其實經驗不過把人的腦骨蒸成糯米飯，方圓尖扁可以任腦子裏印成的模型來捏造。

秉着燭點着蚊香寫這封信，汗仍然在手背上發出星星的錫光。上帝實在是恨透了亞當、夏娃，且遷怒於他們的子孫，只看一年四季到底有多少好日子給人過？

## 二

這是在清晨，一陣梧桐葉子的聲音喚醒我。原來又在刮大風。聽說這幾天颶風的尾巴拖過南京，所以這樣涼，但是我們閉上眼，可以看見那海洋的波濤，就像山壑一般的在起伏；浮在海上像一隻沙鷗的輪船，噓口黑氣隨着波濤顛簸，中國海邊有幾隻世界上最少有的大破帆船，在那裏沒有主宰的沈沒；荒涼的島上，無數茅屋的頂蓬在天上飛捲。

我想着，披上了衣乘這一刻靜穆的晨光寫信給小朋友。近一個月來因為常常讀你的信，教我淡忘了多少眼前的煩惱。這因為你有詩人的溫存的性質，當你在那樣憂苦不安的時候，寫出的話仍是那樣的蘊藉。

這種喜悅使我回味到小的時候一段印像——那是在暮春有一天午後我跑到園裏在一叢荒草的園角上發現一棵盛開的海棠。我快樂極了，看那清風吹過，粉白的花瓣輕飄着散在空中，草上。我小小的心靈感覺到一種不可言說的喜悅，但是我靜靜的在花下舞着，惟恐一出聲這種愉快會隨花飛去。一直到現在，那種感覺永遠存在心裏，只是存在却沒有顯現過。

今年初夏，在玄武湖上看見你同瑋德，都像春花一般的盛年在金色的黃昏中微笑，現在又常常從空中飄來你潔白的馨香的語片，我又靜默了，又怕一出聲這種愉快會消失，聰明的小朋友，你能理會？

生活是一件極平凡的事，瑋德說我雖披了文黛的衣裳還能同彼得一齊飛，我聽了有些傷感。我想，我只好比那鮫人的珊瑚湖上的永無鳥立在她墮落的巢上，在湖中飄泊。你同瑋德正在飛呢；尤其是你，那樣充滿着生命的力！我望你永遠抓住，不要老成！瑋德可憐，上帝竟那樣虐待他！

你的長詩，我細細讀過。我覺得你有的好的想像力，美的句子，同真實的熱情。關於志摩先生的詩，我譯過他一首「去罷！」登在威大學生日報上，這是一年前的事了，我很悔恨沒有留下那張報紙。還有些書報亦被我遺留在那海邊，原想不久又去的，現在我不能回想，朋友！昨晚同璋談起那些海外大詩人同大音樂家的音調，只永遠成爲我夢中的幻響，生活就這樣枯索下去，常想與其這樣還不低沈沈地埋在墓底！

這時四圍已喧動人聲，晨悄悄的避開我低低說：再來！

你走了後我們覺得一種陡然的空漠！

早知道你父親安好，應當在南京多玩兩天。這一剎那的友情，縱談，同散步也許不能再得。

那天玄武湖上的風景，可以象徵我們的友誼，澹泊的光裏，兩個生命在波動，都



向着人生直爽的路走，你想是不是？

你所告訴我你自己的事，我聽了既不覺得你是誇張，又不覺得是訴苦。一切知識是建造在人的上面，我從你口中得多知道些人事。驕傲是使年青人不長進，你也怕，我信。

我非常歡喜得認識你，這使我不致時時要用心機做人。向使全世界的人都大了，老了，我真不願意在這世上多留一刻。

這時窗外的烏黑，雷電一陣陣的怒發，我最愛這景象，說不出理由。一枝白臘流着淚對我，它爲什麼這樣激動我心裏的淒涼。

八月五日。

三

今早你的快信來，讀後悵悵，我不能立刻到上海。一件苦悶的人事壓住我的心，教我不能吐氣。

四

八月八日。

信都收到，真是愉快。可愛的是那一張音樂家的幻想，他的樂聲在我心上飄過。這幾晚的月色像海水一般澄清。我夜夜坐在紫羅架下看天。梧桐，秋蟲都告訴我夜的恬靜，教我設想古代的詩人。我羨慕那深林裏的梟鳥，他用一雙智慧的大眼睛看一切衆生；當人昏迷的時候，他就坐在老櫚樹的頂上沈吟，他一定看出幾千年來哲學家所不能發現的宇宙真理。聽他的笑是悲哀，又像譏諷……

說起我自己，除了這夜誰知道得透？人總喜歡把別人的事由自己的趣味來煊染。

五

八月十一日，又在這慘白的燭光下寫。

這幾天秋的使者來了，綿綿的小雨像是誰的淚？今早雲中漏出日光，顏色慘白，

街上水車同短笛的聲音都呈現頹喪的情調，我心裏淒涼。我嘆息炎夏的消逝，夏時會燒灼我的心忘掉生命的冷寂。

漫哉，我不願一位精神奕奕的年青人受一點病的磨難，我哀憐，如果在這荒漠裏能掇得一朵花我願意獻給這受磨難的人。

這幾天因為貪看 *Hambert's Madame Bovary* 疏忽了給你寫信。這是一本名著，是一個不幸的故事，我所贊美的是作者的藝術，他把全書的情節用一根巧妙的線索連貫着，好像一串珍珠，珠子的形色不一樣，但是提起來，有次序也有色彩。我晚上看到眼睛不能睜的時候才把書合上，帶着書裏的憂愁入夢，早上在魚白的光裏我坐起讀，今天看完了，這一種緊張的心，也像秋蟬一樣，帶着尾聲，在綠葉裏消失。但是這鬆懈的心情使我覺得異常無味。

我發現生活是不能悠閒，要忙，要複雜。小小的園林，養花飼鳥，不是我們這一代的人所能滿足，那裏沒有創造，沒有喜悅，所以 *Creation and Recreation* 這兩個

字，同人的生命是織在一起，少一，都教生命有缺陷。爲這思想我常常痛苦，常常同環境起衝突……

傍晚，我一個人走上這園後的高臺，靜默地看那深紅的晚霞，橫陳在一叢黑樹的後面，河裏的水平靜到一點細紋都沒有，樹葉在我耳邊發生溫柔的嘆息。在臺下，來了人說話的聲音，他們說什麼，我是不管，只是那聲音太笨重，像人在石子路上走，沒有韻律，沒有變化，我不能忍，就離開。

說也奇，我能忍受極複雜強烈的聲音，可是不能忍受一致不變的單調。有一次我在一個大城裏過年，除夕夜半我走進劇院，人是擁擠得教我不能吐氣。他們不管老少就像瘋了一樣，吹號筒，響口笛，奏各種不同的樂器，他們要使空間充滿着喧囂，好像這喧囂能把時間抓住，我坐在一個角上，心理同他們完全不同，比平時更清醒，更寂寞，聽他們做出的聲音，像是在別一個世界上。那些胖的，黑的，長的，短的，戲子在台上舞，笑，唱；但是在我看，他們都是綢子做的傀儡，頭上同四肢都有一根看不見的

線在那裏扯着他們動——可憐，馴服地被動着我信，他們的心，一定同我一樣，冰冷。還有，幾年前，我生病睡在醫院裏，我的房在第六層樓上，窗外正在建造一座新屋，土匠用機器挑土，那一聲聲尖銳的音擠進我的心靈，我每天一到破曉就哭，我厭恨那惱人的單調。

我對於人生也就有同樣的感想。

說起生命，是一個不可解的謎！我們愛它，却又憎惡它，到底爲什麼愛，又爲什麼憎？

憎記得 Stevenson 說：

我們看戲以種種意義解釋生命，直等到厭倦爲止；我們可以用所有世界上哲學的名詞來討論，但有一個事實總是真的——就是我們不愛生命，在這意義上我們太操心於生命的保存——再乾脆說，我們全然不愛生命，只是生存。

是的，我們愛的不是這固有的生命，我們愛的是這生存的趣味。我想，生存的趣味是由於有生命力。有一位哲學家解釋生命說：Life is a permanent possibility

of sensation。自然，我們愛生命決不是爲這膚淺的感觀上的愉快，要不是這生命力驅策我們行，創造，勇敢的跨過艱難的險嶂，就是生，又有什麼趣味！遲鈍的生命，就像一灣濁水，不新鮮，又不光彩。

## 六

八月二十三日晚。

這時是深夜，一切都靜穆。只有蟋蟀在草地上，在房的角落裏啾啾唧唧的叫，隱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有擊鼓的聲音——這些還可以提醒你世界仍是在活着，不然你就要疑心自己是在一個無限的噤默的墳墓中。

但，在我的周圍，確感到一種教人窒息的沉默，像老僧入定，像一天勞作的農夫，突然瞌睡來了，垂着頭，睡着了；又像是一個長途奔跑的壯丁，忽然停住脚，石像似的，凝神地站在那兒，望着天邊，不動也不響。明天早晨，喧嘩跟着朝陽，一點點從地上撕裂起來，像天末的涼風從遠號悠悠吹到松林，輕輕的由針秒漸到枝柯，終於搖撼着

全林，發出波濤似的轟蕩，又緩緩驅於消滅。

夜是一位智慧的朋友，你感受他的親密就含在這冷靜平淡的態度中，他只有教你深思，教你省察自己，教你更熱烈的欲望着偉大的愛；他是無所不知，包含萬能的聖者；他是一切原動力的伏根，到相當的時候，會發苗，茂長；他孕蓄着將要開啓的悲壯的力！

時常，我不顧惜我疲痺的身體，任眼皮抬不開，四肢沒有力氣，我偏要撐持着，固執地伴着這長夜清坐諦聽。這是爲什麼？

我能愛一切像我愛夜這樣的熱烈嗎？

蒼白的燈光灑遍在這間，像海船上房艙一樣大的，斗室裏；借來一張書桌，放在北向的窗下，微風從紗窗透進，微感一點涼。抬頭看見遠崗上幾點殘剩的燈火——海灣，宜昌江面，兵艦上的桅燈，都悽然地襲到我的心，我起了一陣哀愁：

爲什麼這小房不是船艙……

剛從××吃飯回來。走上×××對着青冥的高空，深深地呼息一口氣。

我厭惡這都市的生活！

席間說笑最多的是我和其他兩人；靈巧的嘲諷，都是不費心力而自然機警。但是誰真打開了心底裏的門，吐出一聲真正幸福的笑！

心底的門是不能打開，裏面封鎖着無數冰冷的小蟲。讓牠隱隱地在心上咬吧。倘把每人臉上霧似的笑容揭開，你將要看見怎樣一個可憐的縐文縱橫的面孔！

我們爲什麼要罵吸鴉片的工人？他確是吸受毒進去了；可是，他吸進了毒以後，還能興奮地發出一陣驚人的力氣，背負着千斤的大石梁，爲人類造起一座堅固的華屋；我們吸受了幾千年來精練而成的文化，吸受了用細密的數字計算，化驗而成的現代科學，這些也只有教我們體格瘦小，精神衰弱，除了學得些聰明的技巧來互



相欺騙，互相殘殺以外，誰能夠滴一粒猛勇的汗，爲人類創造一座精神上的華屋？

我只要毀滅我自己，不留一絲固有的原素存在，然後再生，成爲一個原始的，剛強有力的人，不帶過往的渣滓，對於一切所謂高雅，神韻，幽深，縹緲，華麗和名貴等等，都不會嘗味和醉心，那樣纔可以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新的人生；沒有矛盾，沒有思想上的交錯，沒有顧慮，沒有懷疑的陰影；纔是一個真實的人，纔能站起來像……一座摩天的峯頂。

八

窗外一片靜悄悄瀰漫的雲天，像一片灰色的海。

我這時只想投身到這灰色的海裏，直向明麗的南方衝泳過去。衝過崖壑和照影的清溪；再游過森林和那廣闊無邊的原野（我也顧不到看平原上的野馬。）一直到××湖上，藉着鏡似的湖水，照掠髮髮，然後，衝到你，我的孩子，面前，伸出我的手

（但我又不敢，你是那樣像一堆笨拙的玻璃）撫慰你離開我後所受的一切委屈，所擔的憂愁。可我又站得遠一點，惶惑的望着你，心想，你並不要我來看，尤其不在乎人的安慰，你能在痛苦的磐石上，堅強的穩穩的站着。於是我嗒然回到我這冰冷的  
小房間，仰頭望着灰色的天空，聽木工在將造起的高樓上哄喝，臨窗有一片落葉從  
樹上落下。

你說，你要我快樂。你說，你是年青的孩子，我是年青的母親，有多少事在等着年青的母親去做。你不要我說，我是在過着暮年的生活。這是多麼一個高價的鼓勵！這鼓勵不僅僅是給我一個人，也是給那些數不清的，離別了子女一個人憔悴淒涼生  
活着的母親——她們的子女有爲國犧牲了，有的在前方，有的在敵人的後方，繼續  
堅苦的工作着。

其實我心裏確是快樂的。我確是覺得大時代給我心有一種新的悸動。新的顫  
慄，新的要求。過去幾年止水似的生活，到此完全給推倒，翻動。現在再也不容許我停

咽，悠閒，和沈迷在往古藝神的懷抱裏。現在我睜開眼，看的是人，活生生各種形態的  
人生，各種堅毅與窮苦的面孔。成千萬樸質善良的年青的農夫，都勇敢的趨向疆場。  
他們誰不知道這一去就是肉血飛灰，丟着老幼在家裏忍受飢寒，肥沃而油潤的田  
土乾瘠下去？但勇敢的死是他們唯一的信念，恨×××是他們一點單純的心理。真  
可愛又可敬啊，當我在街上看見他們隊隊的向前進的時候，他們眼中對這素未謀  
面的大城市，大汽車，花花綠綠的人，發出驚奇有趣的光芒時——或許他們還想：砲  
聲是什麼聲音？飛機，天上飛的東西，該不像鳥兒那樣大的東西吧，是什麼樣子——  
我自然而然對他們發出一種親密之感了。

我確是應當快樂，雖是這快樂總帶着酸澀，苦痛，時時都要想哭出的味道！

個人在這時候算得什麼？把成千成萬的人的生命和自己比起來，到底算得什  
麼！成千成萬的人在火裏燒，水裏扒，壓在石頭底下，瓦礫堆中，喘他最後一口求生的  
氣。那時候，他會像平常吃飽了飯坐在沙發上的人們所感覺到的一點漠然的空虛，

一點情感上的苦痛，要求一點溫暖的火在冬天的夜裏，還有那份離別的傷懷，和想望一個人的時候的焦慮，可又能覺到不，他們再也不會，這些感覺和那千萬人最大的苦痛比起來，實是太渺小了，渺小得像一粒小火花，在茫茫黑夜的平原上。

可人們就靠這點小火花在燃燒着。就是這點小火花把四圍景物放大；也就是這點小火花照亮人們的心靈，照亮人們的眼睛；它在人的身體內發動全身的機構，加強活動的力，驅策着我們向天邊外求理想的穹門；教我們體愛同類，而為他們工作。

每天早晨，我必定要走過一個山窪，你不要想這是一處林木蔭密，澗泉洄瀉的所在，這只是兩邊鑲着高低重疊的山坡，中間一道斜谷。谷中的田是從西到東一層層像梯子似的降下去。我想，這地方，在不知道多少年前，準是一條寬闊的河流，曲折的繞過前面那座鬱茂的山巖，直會合嘉陵江水。現在向谷中一望，依然是一片翠綠。

可不是冬天柔靜的嘉陵江，而是麥苗、青菜和荒草。我沿着坡旁石版山徑走，常有一叢竹樹颯颯從頭上掃過，我幻想着我是撐着一隻小船，悠悠的在水上滑。遠一點，看到廟宇的飛簷——現在這座廟已讓給某校——許多青年在廟門外的草場上，一片青春的歡叫瀾漫在谷裏，從前寂寞的鐘聲，已不知沉落在那個星上。我順着水划過去。但淺灘，礁石，有時候也會遇到。這是什麼？這就是那些一串串穿着襤褸衣服，臉瘦得像一顆顆石子似的挑磚的工人，我得時刻要讓路給他們，心，擔担着他們的重量，沈沈的立候着。這些挑磚的人不僅是壯年男子，有女人，老的和少的；有小孩，像春天新發的長春藤壓在石塊灰塵底下，灣曲着永遠生長不出似的可憐像。他們那股耐勞耐苦的神氣，在他們焦黃的臉上輝耀着。這些孩子從最早的年齡起（我問過一個孩子他才七八歲）背上就担着這重担。起初背一塊，再兩塊；隨後跟着他們的年齡和力量的向上長，背上的磚也逐漸加多。他們真好像生下來就只是爲着勞苦的挑磚。

有一天在山路旁倒着一個年紀不大面泛土青色的磚夫，身邊橫放着一根扁担，哼唧唧的，像是就快要死去的樣兒。我低聲和同伴說，他許是挑磚挑得太多太累了。他聽到我們的聲音，勉強昂起頭，喘息着說，他是從鄉下新招來的壯丁，入隊後病得不堪，就被遣散了。有一個伙伴送他一根扁担，教他去挑磚藉此攢得些盤費，好回家。但他已餓了四天。饑餓的人，有鋼鐵似的肩背也是無用，所以就倒在這兒！他說，他願意把他自己這條命去和鬼子拚，好像命運是派定了他去死，他現在也就不願意再活。他跳過江，又被人拉起來。現在空望着這根扁担，這根只該配合他的一根扁担，有什麼用！

「這根只該配合他的一根扁担，」這句話像一陣獵獵的寒風竄進我的心。一個農人的生命，只該配合着一根扁担，一把鋤頭，一支釘……我心上像有隻冰冷殘酷的手在抓，像有一條陰毒多脚的小蟲在咬，我不知道是要笑，還是要哭！

孩子，想想人類的苦痛，自己的又算得什麼？

不久我們又要搬家，是搬到一個鎮上，那兒有碧玉般的江水，有峯巒起伏的高山，我就要住在那江水邊。希望我住的是一間小小的房，和現在這間一樣。

現在我妝點這間小室，和你在家的時候沒有什麼不同，只是壁上的字畫略有更換。靠小櫃那邊牆上，掛着華冠畫的四幅小斗方，纖妙秀韻，而且裝裱精工。再上一點，是一張團扇面，金色，上面畫着一隻小舟，正從河旁樹蔭下解纜開去。牀頭有一張黑漆茶几，上面有一疊書和一個白磁膽瓶，插着我第一次遊南溫泉採來的紅果，快三個月了，還是鮮紅悅目。牆角竹筒裏，插着金黃色的錦菊，配着密密的綠葉，是小牛臨走的時候送給我，現在她已經到了另一個城裏，在那個田野上，又傳散着她嘹亮的歌聲。話再說回來，讓我和你細細描寫我的小房間。因為，不久我就要離開這裏，離開這間深藏着多少青春的談笑，多少慈祥，多少悽苦的小房間；我不能不把它深深

的留在心上。這是我一生最珍貴，最幽美的小屋，留着罷，留着在這張紙上，收在你那裏；這是不會有第二次的了，我愛惜它，像愛惜一個小朋友！

你看這牀頭的壁上，掛着一張竹子，真是有神，我常幻覺着颯颯的風聲，倘若心煩的時候，這虛幻的鳴篁，不是能教人蕩滌一切嗎？再過來，就是這低低的窗牖，窗下就是這張書桌了。桌上放着一盞綠罩台燈，燈罩破了一邊，因為那天晚上你從成都托人帶來雨衣，我急忙穿起來，在鏡前，想仔細端詳這件雨衣的樣子，就把燈罩一掀，那知一使勁，燈罩就裂開了，現在我仍就這樣留着，殘缺自有它深切的意味；我用藍色手絹蒙着這缺口，房裏的光線，因而更杳深幽寂。燈旁總是堆着些書籍和稿本。一隻白磁碗，裏面用清水養着從江津帶來的十二塊彩色石子，這石子的顏色，比南京雨花台的石子還燦爛。一把白雛菊（就是你可以拿來問卜的白雛菊）還有幾朵小玫瑰，插在石子旁邊。再過來，就是用北溫泉石造的硯台，石質細潤得像美人的皮膚，而且養墨，可以比最好的端硯。再過來就看見一隻亮晶晶的玻璃盃，水瓶，白玉印



色盒，乳白細磁的小水盂，還有一個極小極小的小綠磁花瓶；還有這份紀念品日曆！這些都擺在和燈相對的另一端，旁邊加上一瓶紅墨水，一瓶白月季花，花將謝了，花瓣落了一桌子，拾去又堆起。還有一個貴陽製造牛皮的果盒，深紅的顏色中間插一枝金的蘭草，教人連想到北平，那富麗的色彩，只有在那裏，常會接觸。祖母給我的小掛錶，也在桌上，我隨時可以看見它針指的移動；此刻是晚上九點五分，你睡了沒有？一想到你是離開我這樣遠，真像是做夢！誰能相信在從前認爲不能想像的事，現在，來到眼前，也只得忍受。

你看我這張書桌，長不滿三尺，寬不滿一尺五，居然能放上這麼多的東西，空間是無限的。因此，我想一個人在大宇宙之間，渺小得連一粒灰塵都不如，然而一個人的頭腦，却能裝進這麼多的思想、雜事，更有苦痛和忍耐，真是夠瞧的多。

書桌旁邊就是一張大椅子，舖着豹皮，這是安息疲痺身體的天堂。靠近就是一架書，書架過來，就是房門了。在這門上，我曾聽過無數次輕微剝喙的聲音，每一次剝

喙，我總是預測着一種不可知的命運在等待着！誰知道進來的是風，是月光的幽靈，是太陽人一生的遭遇，真像俄國庫普林一篇晚間的來客裏所說拈鬮一樣，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會無端的闖進生命裏來，一個人就會受很大的影響。「它帶來給人的是喜，是憂，是愛，是憎呢？它的來到，將造成我一生的轉點，還是便即流散，留下不可見的痕跡？我便立刻忘却，到了死時和死後，也不再記起呢？」還是這闖進來的命運，黏附着我，而教我的一生都受着它的支配？剛強的人，說命運是由我自己造成，我大概不夠剛強，所以有點相信這闖進來的「晚間的來客。」

不久我就要從這間可愛的，船艙似的小房間搬出，我後來住的人，對於這給我無限溫存的小屋，是冷淡，還是親密？這低低的窗牖，是對着一片廣場，幾株濃蔭的樹裏，子規正啼着「不如歸去。」春天就快完了。我這些日子，什麼地方都不去，整天只歡喜呆坐在這小房間裏。

信來，看完給我許多興感。

歐洲戰事起來了，世界上到處是轟炸，是砲響。歐洲人不像東方人生來嫻靜，他們的男人女人一定個個都在興奮得發狂；女人把白衣服穿上了，他們救護傷兵的設備，定比我們的好，比我們的完全，也舒服。我可以想像那廣道上的汽車來往不絕的情景。香賓酒瓶開得響聲如放機關槍，咖啡味更濃郁了，到處談的是戰事，忙的是戰鬥工作。這樣一想，自己也好像是參加在內，心也在跳。而回頭一想，這兩年來，我們自己的國內，有這樣的慘勵壯烈的戰爭，我曾爲她盡過什麼力？眼看着一批一批的健兒趨向戰場，而我們，倘若吃米粗糙一點，還是不慣。自從戰爭以來，我們確是失掉了我們過去所享受的客廳，音樂，唱歌，一些絞出來的心情上淒苦悠甜的意味；可現在我們並沒有把這些都慨然的忘去，唾去這種酸甜的情味，而去嚐戰場上的血腥，

體味別人的艱苦！我們仍然沉迷在自己的夢裏；爲了這可憐的夢的糾纏，我們疏忽了這偉大的時代，更淡漠了對於他們的感情。等有一天，時代的偉跡跟着時光消逝，自己只感覺到不過是從這邊沿上滑過。看看自己所抱的仍然是古老的琴，唱的是古老的歌，遇到的人都要問你：什麼，你唱的歌是這樣發霉？琴上也沒有換一根新弦，仍是這朽蝕得容易折斷的那幾根？我們不要聽你啦！我們的琴弦都是從戰艦砲彈裏抽出來的鋼鐵做成，我們的歌聲也是和砲彈賽勝過來的，聽，多麼嘹亮，新鮮！你去吧，快去躲到荒原裏去，我們不要聽你歌，你在我們這兒是無用的。××，倘若將來我們是這樣被時代摒棄的人，怎辦？××，我這樣告訴你我的感想，這些感想也是從許多矛盾的經驗中掘發出來的。實在我並不怕一個人走向荒原去，做一個時代摒棄了的人，可是就現在這樣抓住古老的情調，將來仍然是這樣，就是我們對於生存的意義不管，生活究竟又給了我們什麼？除非我們是安心享受這點古舊的，被人摒棄的苦味，不然就不能怪日子度得這樣空虛，永遠帶着呻吟活下去。怎辦？還是就這

樣過，還是改？

(附)

九月二日  
北碚。

娘坐在窗旁寫信，我將兩本厚英文小說，一本字典，一本詩堆在娘面前的大桌子的一端，當作枕頭，自己跳上桌了，拿一本書，預備看幾頁就睡覺。昨夜十時放的警報，到今晨四時才解除，我疲倦極了，但睡不着，從半閉的眼簾間窺視娘。

她穿着淡灰色的綢袍，頭髮向後梳，兩頰微紅，思想從筆尖流下，有時她忽然抬起頭，瞪住前面的牆，半天，好像讓自己的思想在白牆上描出影子，忽然又低下頭，迅速地寫下去，眉宇間閃掠着一種神氣——可以說是受了感動的神氣，但似乎不僅此。我望着她，想分析她的情緒。我瞟視她所寫的信：「歐洲戰事起來了……」一粒一粒的字在紅條子間的空白上形成，我想看她下面寫的句子，但疲倦壓住我的頭，我仍是昏沉地枕着那一堆書。

太陽照在窗外鄰居灰色牆壁上，反射着灰白色的光從窗口流進來。在這種半透明的光線下，她的臉顯得瘦削，眉毛更覺向上彎，嘴抿成一條直線，嚴肅的神氣凝固在她臉的每一部分。室內的空氣也似乎緊張起來了；使人感覺到有一件嚴重的事在發生，每一樣東西都好像在準備着屏息着，深灰色的影子伏踞在屋角，宛若在等待，一到時候就踴躍出來。

我望着她的臉，在我腦袋裏的那張白紙上細細描繪那上面的每一根線條，我想，她臉上別的部分我可以畫得像；只是那眉宇間的神氣：像黃昏的影子那樣倏忽萬變……我捉摸不到。

忽然，她將筆放下，嘆一口氣，靠着椅背，我立刻閉起眼睛，只聽他說：

「真淘氣，不好好睡，眼皮那樣顫動。」

## 『你們都是傻子啊』

記得Walter de la Mare有一首詩，名Old Sugen，說有一天晚上，老乳母Susan把孩子安置睡了，但孩子們都是不愛早睡的，這孩子當然也不是例外。他偷偷窺望着老乳母，看她圍着一條圍巾，坐在一盞幽靜的燈下，展開一本書在看；窗是開的，白紗窗簾悠悠的被輕風飄起，園中草木的清香透露進來。老乳母的心沈在書裏，時時用大拇指沾着口水翻動書頁，有的時候聽她口中喃喃的自言自語，到看完了最後一頁，老乳母把頭輕輕的搖一搖，嘆口氣，說：你們都是傻子啊！（這首詩載在一本近代英國詩選裏，我離開南京的時候，還把這本和其他我所喜歡的書，裝在一隻大箱裏，帶到安慶，後來我又去迢迢千里的四川，就把這箱子存在我祖父的藏書樓上，現在那百年老屋，萬卷藏書，都化成灰了，現在我提起這首詩……詩句我是記

不得了，只隱約想起詩中的意境。）

「你們都是傻子啊！」莎士比亞寫完奧賽羅最後一字的時候，也要這樣嘆息一聲吧。

奧賽羅這篇悲劇，和羅密歐，李爾王，哈夢雷特不同，那些讀後的人覺得空漠，悲傷，和惆悵；奧賽羅教人要痛哭，要打，心上有什麼在壓，無限絕望的慘痛恨不必說。亞高是人世間的惡運，惡勢力；他是一張網，比蜘蛛網還細，還縝密，他籠罩着人生。跳？再也跳不出他那像針眼一般大的孔，除非你死，你靈魂纔能清風似的透過，受不到他的拘束，只看他一張永遠受罪的臉向天看着。亞高隨便什麼地方，什麼時代都有他，他專會利用人性中的一點弱的罅隙，像洪水饒不過堤岸的一個小洞，他就有許多方法，施展他的陰謀。奧賽羅，非洲森林裏生長出來，有蠻強的身體，紫銅色的臉，太陽的爐邊燻炙過；秉有他生長地生野單純的氣質，感受了高山磅礴堅貞的習性；他却也愛森林中婉曲纏綿的小溪，水中晶瑩的彩石，和水裏映照的仙姿，那是他的神，



是他全美的象徵，是他在焦燥的陽光下所僅得的神龕。這就是他所以愛德斯底蒙娜，和他絕然不同的人，全爲這明朗，溫柔，聖潔，完整。在這些之前，他單純的心，只有驚嘆，膜拜。一朝被陰險的毒蛇似的亞高把他從醉心的祈禱中驚醒，說他的神是污泥做的，奧賽羅只覺天地在旋轉。他並不想信這話是真的，但不容自己不信，爲了不許自己留在傻子的天堂裏（*Rela in Him in fools paradises*）他不是嫉妒，不是仇恨，爲了自己信仰的光榮失却。

可憐的奧賽羅，人們可以罵你糊塗，魯莽，蠢，自己怕做傻子，却真是傻了！這能怪他嗎？他那岸然像一座摩天的峯頂一樣的人，真能領會小草的芬芳嗎？他只有嘆惜着說：

*O thou weed*

*Who art so Lovely Fair and smell, st so sweet,*

*That the sense aches at Thee Would Thou hasdost Nerer been born,*

德斯底蒙娜，是月光下的一朵白百合花，厭倦了庭園，想看滄海，想看在驚濤吞吐中帆船的險；愛聽海盜的哨聲，更愛森林中雄獅的勇猛，雖是見到牠就發抖。她把自己絲蘿般柔弱的心，柔弱的靈魂，交織在非洲森林裏一顆最高的喬木上。她可以在半夜裏從她父親那兒逃出來；她可以當着父親，當着拘捕她的人們之前，勇敢的承認她對奧賽羅百折不回的愛，這是爲什麼？因爲奧賽羅是她理想的發現，是她平生所沒有見過的新奇，是和她優美的精緻的環境迥然不同的簡樸，坦白，野性的美。她聽夠了威尼斯嘹亮的歌聲，忽然聽到一種低沈而憂鬱的南風撥動的弦索；她又愛這種強大的力，是她自己絕對沒有的。

這就是德斯底蒙娜所以愛奧賽羅，奧賽羅之所以愛她，都是爲這點兩不相同的，理想的，傳奇性的奇好。到後來一陣惡風吹破了奧賽羅的夢，天地頓然暗黑起來，眼睛盲了，空虛瀰漫在左右！當他把着劍，含着淚，吻他將要被自己的手殺掉，熟睡在牀上比雪還要潔白的，他愛過崇拜過，然而這種情緒仍然存在更包着一層悲痛的

德斯底蒙娜的時候，他自己決死的心也就斷定了。

德斯底蒙娜的死真是哀慘極了！她應該怨恨嗎？不聽她臨死的時候對伊米利亞說的話，她說是她自殺的，不是別人。這真是一個「神聖的謊」嗎？是德斯底蒙娜有那樣平凡的心，怕奧賽羅爲她而受罰嗎？不是，德斯底蒙娜的死是自殺，是爲她自己的理想所殺，是爲愛所殺，這種死是她所感謝的，所以她死時對伊米利亞說，*Commended me to my Kind Lord*，雖說是一句客氣話，却含有深意。

可嘆的還是亞高，他想毀滅人間貞堅的信仰，最高的美德，他鄙笑，他說人們都是糊塗，可以任意用自己的聰明去玩弄，去作惡；他在獨自裏有幾句話，可以說泄盡了惡人的邪氣，他說：「惡魔的哲理，魔鬼若要慫恿人做一件罪大惡極的事件，一定先要擺出一副神聖的樣子來誘惑人。」他利用人類的「猜疑」弱點，爲他作惡的鑰匙；就爲了這點罅隙，善良的人常常被惡魔欺騙了。「惡」比「善」要聰明！它有蛇一樣的陰冷曲折的心，盤嚼人的時候，誰先知道？但亞高畢竟失敗了，永遠要活

在世上吞土，受罪，而不許他死。他享受不到德斯氏蒙那的光榮，奧賽羅也是他望塵莫及。

奧賽羅這篇悲劇是用駢比對照的寫法，是寫天堂的光與地獄的火，婉曲與剛強；善與惡的並在，而他相信善是不朽。但莎士比亞不是教訓，是告訴你，人世間就有這兩種力的存在；一切的紛糾，仇恨，戰爭，都是這兩種力的相磨。沙氏寫這劇的時候，是他自己已經在人生的深淵裏游泳過來，他明瞭淵中的神祕，他只是揭露，解釋，並且對你說：人生是嚴肅的，可這美，就含在這嚴肅之中。

## 瑯琊山遊記

自從兩年前大病了一場以後，興致就此倒下來，像病馬一般，一蹶不振了。以前我爲貪玩山水，也像我貪讀書一樣，常常被家裏有一班人罵作馱子，說：「山上有什麼好玩，白紙黑字的書本上又有什麼好看，還值得那樣一天到晚把時間耽誤在這些無用的事情上面，弄得家裏來一個客人的時候，你總是瞪着眼，不會講一句客氣話，或是陪着客人，陪着尊長來幾圈馬將應酬應酬。」是的，對於這些事，我恐怕到死都不會，也不愛。我愛的是蒼茫的郊野，嵯峨的高山，一片海嘯的松林，一泓溪水。常常爲發見一條澗水，一片石頭。一座高崖，岩上長滿了青藤，心中感動得叫起來，恨不得自己是一隻鹿在亂石中狂奔。『淡懷自得梅花味，逸興還同野鹿羣。』一個年青的沒有嘗過人世辛酸的人，確有這種沖淡，閒散的興味。我小時住在故鄉老屋裏，屋的四

周牆上長滿薜蘿，每當春夏之交，滿牆蓋着鬱鬱蒼蒼的綠葉，又從門頭上蒙絡交駁的倒掛下來，我就歡喜，恍惚覺得自己是住在山洞裏。本來住在山城裏的人，平常就聽不到多少喧嘩，再加父親的脾氣異常古拙，雖說他在那一鄉也算是名望所歸的，老人可是門前車馬却稀少極了，所以我們真像住在岩洞裏一樣，同世界隔得遠遠的。記得每年清明節，父親總是帶着弟兄們到山中去祭掃祖墓，有一次我也哼着要跟去。父親說，帶一個女孩兒上山多麼累贅，不許去。我發了一千個誓，說我一定同男孩兒一樣，不帶累人，弟兄們也在父親面前代我說項，畢竟也讓我跟着去了，爬過不少的山峯，渡過不少的險澗，就是登上投子山巔（這是一縣最高的山峯）我也沒有表示胆怯。爲了不要教人說我累贅，爲了不願敗人興致，我努力奮勇，不折不扣的像一個男孩，父親掀髯笑了，弟兄們說我沒有丟臉，我小小的疲倦的心，也就像一隻麻雀，振起翅膀飛起來。

現在這像麻雀一樣的輕快的心，已成爲『折戟沈沙』再也不容易升起。鎮天

只願意靜守在這空齋裏，環繞着我的盡是古人同今人的糟粕，幾件古老樣式的傢具，一簇花，一縷烟（從烟霧裏常常闖進來一些回憶）近處樹林子裏的流鶯，遠處鐘聲，市聲，再加像今天這樣大的風聲，都打成一片，合起力來，侵襲我這孤寂的空齋，大有被無形的風雨吹去屋頂，倒塌牆壁的危險。但我靜靜的坐着，不避開，像不避開一切的苦難的一樣。

這要謝謝我的朋友們和我姐姐的關心，因為他們看我這樣生活以為這對於我的身體不利，常常勸我出遊，甚而強迫我。這兩年我遊太湖，西湖，日本，以及今年寒食清明的兩天遊瑯琊山，都虧得他們的鼓勵。他們喚醒我的生機，使得我興致又像花一樣在心上盛開一次。

今年寒食節的頭一天，××君夫婦約我和好幾個朋友吃茶，講到明天是寒食節又當這初春花發的時候，應當到什麼遠一點的地方去跑跑。不知怎麼忽然想起醉翁亭，也許因為從前有一個人曾說過：「睡與醉雖有罪而不加刑焉」這句話的

緣故，就想去領略古人的醉意吧。

醉翁亭在滁州琅琊山中，自從歐陽修做了一篇醉翁亭記，這地方就一直盛傳下來。我早就想去遊，總打不起興致。這次朋友們既這樣高興，我也就決定不掃興。

我們有五個人，一道去江邊候輪渡，走到江邊的時候，曉霧還沒有散，向江頭一看，在烟水空濛的當中，只有一些船桅的影子，同一隻沙鷗飛過。這活像一幅淡墨的江水畫。一會兒一隻輪船名叫「澄江」開過來，遊逛的人真多，都紛紛的擠上船去，不到半點鐘就到了浦口，又紛紛的擠下來。坐遊覽專車從浦口到滁州不到兩個鐘點就到了，隊隊的遊人，像風捲落花似的，都從車上翩翩的走下來，朝着山中走。路旁有一個人力車夫說：「從車站到山有三十里地呢。」我自省沒有能力走這麼遠，就坐了這輛車，也勸同遊的女伴坐另一輛，其餘三個人就跟着車跑。

我們先進東門，又轉向南。東門城上寫新治門三字，我想這是否就是滁州志州城圖所載化日門或是環濤門？不遠就看見一道河，河身很寬很深，可這時水落得很



淺河的兩邊有許多樹木。河上跨着一道穹形的古石橋，在河那邊，隔着樹林，可以看見一座石塔，完全用大盤石堆疊起來的。是唐朝遺留下的古塔之一嗎？貪戀這裏風景還美，多留連一會兒。

「這道橋有什麼好看？城裏有新用洋灰造成的一道洋橋，那才好看呢。」車夫不屑似的說。

我們默默的笑，想這車夫才真是新時代的人物呢。

轉上南門大街時，太陽已照得很高。所謂大街，不過像一個村鎮模樣。一個從唐宋以來就有名的滁州，竟這樣荒陋！再出南門城向西南行，我想這已踐上歐陽修的故道了。

初春的天氣，寒暖恰恰相宜，山野的風吹到臉上，教人想到游泳。新綠纔上滿了枝頭，並不茂密。一簇簇的杏花夾雜在山阿林木的中間，遠看像一朵朵的停雲，近看那鮮亮的顏色像發出透明的光。

滁州有名的山是尖山鳳凰山瑯琊山還有大豐山。據說大豐山是「盤互雄偉出瑯琊諸峯上。」豐樂亭在豐山的幽谷裏。地形低窪，四面羣山環抱，谷裏很多細竿寬葉的叢竹，竹下有泉，名叫紫薇。我們聽到「泉」字，總要想是清淺的，漫流在石上有淙淙的聲音的乳泉；可這紫薇泉是瀦蓄在一個方池式的深潭裏，水極清，裏面有水草紛披不能見底。當初發現紫薇泉的人是歐陽修的僕人，故事是這樣：有一天有一個人獻新茶給歐陽修，歐陽修因前想起前幾天所發現的醴泉，就教人去汲醴泉的水來烹這新茶。醴泉離城至少也有十數里路遠，爲了一杯茶教人跑這樣遠，歐陽修真算風雅。不幸汲水的人在回城的路上（許是太累了）摔了一跤，把汲來的水全給潑了。倘若空手回衙，歐陽修一定罰他再去重汲，他想若再跑這麼多路又怎受得了！那知他這一急到急出今天這樣一個大古跡來了。因爲他在倉皇中把近處山裏的泉水隨便汲些回去奉給太守大人。這位太守大人真是一位天才的飲水家，對於泉水確有研究。嘗後知道決不是醴泉，就窮加拷問這個僕人，才知道是在豐山幽谷

裏得來。歐陽修是個「博學多識而又好奇」的人，他得到這個泉，立刻造一座豐樂亭在泉上，他給梅聖俞的信說到造亭的始末：

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城西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口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面竹嶺，同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亭，亦宏麗。又於州中五里許有二怪石，乃馮延巳家舊物，因置在亭前。廣陵公聞之以細芍藥十種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木不可勝記。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泉。已作一記，未曾刻石。

可見從前豐樂亭是怎樣的名勝！與歐陽修同時代的人像蔡君謨、蘇子美、梅聖俞，都有詩紀這事。他們在這裏飲茶聽泉，一種悠閒的風度，教今天來逛的人想象起來，真是覺得「眇然如何」了。從前這裏的幽谷泉現在已不可見，只在歐陽修的一首詩裏保存着。詩是：

踏石弄流泉，尋源入深谷，泉傍野人家，四面深篁竹。漑稻滿存囑，鳴渠繞茅屋。生長飲泉甘，蔭泉栽美木，潺湲無春冬，日夜響山曲。自言今白首，未慣逢朱轂；願我應可怪，每來聽不足。

我真想自己也有這樣一個『野人』的家，在深林裏傍着泉水，晝夜聽的是風動竹葉颯颯的聲音，流水潺湲的聲音，並且一生不遇到一輛『朱轂』。

現在的豐樂亭已經過幾次的修葺，舊日的面目必已失去，所謂花木，所謂二怪石都只可夢想。一些歷史的痕跡只留在幾座大石碑上。

從豐樂亭再向西走，路上看見許多疊疊的大盤石，有的上面刻有碑文，但模糊不清，只有一個石上的四句詩，末二句還可摸索得出來。是『風流人已遠。同樂到如今。』我讀了兩遍，覺得一種纏綿慷慨的意思，自然而然的湧上心來。歐陽修的瀟灑和愛的風神永遠藏在這石頭裏。

到柏子龍潭要翻過幾個小山，山上有人種地。問他種的是什麼？說是蠶豆同小麥，問他是那兒的人？說是山東。以後我們聽到好多北方口音的人說話。問他們是從那兒來的。大半都說是從皖北或是山東來。比方給我拉車的那車夫就是山東滕縣的人，母親同妻子小孩都留在家鄉，他自己跑到這樣一個小城裏來拉車，生意最好。

的時候可以拉得五十多塊錢一個月，說都揸回去買點田地養家小，這在他是頂得意的進款了，可是我們要想他的汗血啊！我們走到兩個洞口，鄉下人有住在裏面當作「家」的，不知是否雙燕白鴿二洞？向下看，龍潭在一塊低窪的大壑裏，裏面有方形的牆基，像一座廢去的四方城。潭底地更低，從前這裏有一潭黑水，現在只西北角一灣清水了，水邊長一棵楊樹，遊人從隧道走到柱下。四周的牆壁上長滿了草木。若當木葉茂盛的時候，這裏要多麼蔭森可愛。

滁州志載：

明洪武甲午夏七月，駐蹕於滁，丁旱嘆，躬禱，甘霖大作；洪武六年有旨創建祠宇，改封爲柏子龍潭之神。十六年濬龍潭，潭周爲樓，極其壯麗。有御製碑記爲祭文。」

現潭上樓已廢，只剩石礎十六，潭中石柱四根。石柱極宏壯。每柱共四節，乃鑿石爲十六角，大方形堆疊而成。

由龍潭再向西走。在路上鄭家小弟弟拾得一塊石頭，拿在手裏覺得很重，光澤像煤炭。這是附近鳳凰山石，鳳凰山原有銅礦，這種石頭乃是銅化石。我們都爭先恐

後的去細細尋找。有喜歡形式方重可作圖章的；有喜歡狀似人物的；有喜歡文理細緻如水藻或樹根化石的；我却喜歡嶙峋透空可作小石山玩的。大家都各依趣味去拾，一直等到雙手滿捧不能再拿的時候，心裏仍覺得不夠。

路旁又看見一座橫臥的大石。像一個人斜躺在那兒，背上刻四個大字「一醉千秋。」

這時快到醉翁亭，兩邊都是山，山上白石齒齒。

「爲什麼一路上總聽不到潺潺流水的聽音？」我心裏埋怨，「是山川欺我？還是古人欺我？」

正在這時，聽見後面有人高聲的叫，「九姑九姑。」

「誰，是什麼事？」我回轉頭向遠遠的後面問。

「看左邊，那裏有一條溪水。」××喊。

我們趕快跑過去看，果有一泓清泉在亂石之間曲折奔流；水聲冷冷，並不大，你

要說水同石在私語也可。水清，可以照見兩岸的樹木，天上的雲，同石上立着，坐着的人。要是有一位水仙在這時來照自己的影子，一定要銷魂了。這就是釀泉。岸上有一座亭，名有松亭。繞亭栽着幾百棵松樹。十年以後這兒的松風與泉鳴定是好聽極了。沿溪再走幾十步有一座小土地祠，屋頂造得精巧重複，決不是近代粗魯之作。小龕門的兩邊有一付春聯：『肯與鄰翁相對飲，却從田叟問耕耘。』這意思該怎樣解？他既可以同隔壁的醉翁亭裏太守大人同飲，却又去問老百姓的耕耘，他查到老百姓收成若好，不是要勸太守大人多抽稅嗎？還是說他既能應上又能接下的一位圓轉的老人呢？土地祠過去就是薛老橋，是一座亂石堆架穹形的古石橋，橋二面石縫裏生長許多草木與藤蘿，紛紛的下垂着，倒映在橋下清溪裏極有畫意。過橋再走幾十步就到醉翁亭。宋僧智仙爲歐陽修所造的亭子早已毀於兵火，現在我們看見的是光緒七年全椒薛時雨重修的。前面所說的薛老橋，想就是紀念薛時雨所造。我因爲這已經不是原跡，就隨便瀏覽一過，裏面藏有許多石刻。東廂寶宋齋內蘇東坡書歐

陽修醉翁亭記還完好存在。

從這兒再向西走，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瑯琊山的勝處我到此漸漸領悟了。在路上聽到樹林中有唧唧的聲音，又像被風吹着發出寒慄的聲音，問車夫，說是知了，知了就是蟬，盛夏才有，怎麼在這兒天還冷就聽到蟬叫呢？我一路聽着蟬聲，依着林中的小路走，再幾轉就到了開化寺。

瑯琊山開化寺本是唐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李幼卿歡喜「博尋勝跡」，他看見這地方幽靜，就教人來鑿石引泉成爲一道溪流，溪的左右建禪室與琴臺，他天天同朋友在這兒飲酒，彈琴，做詩，刻石。又建開化寺，寺裏亭榭極多。又開庶子泉，有李陽冰篆書庶子泉銘，又有吳道子畫觀音像。後來亭榭石刻同人物風流一齊都埋到荒草裏去了，庶子泉也沒有蹤跡；廟宇也全毀壞。現在的開化寺是一位大和尚達修重建！因爲他頗有逢迎新貴的手腕，所以能把廟復興起來。古人有詩：「心絕去來緣，跡順人間事。」這話不是爲他說的。



進廟門走過明月池上的石橋，就看見殿宇巍峨，輪奐炫麗。方丈室在另一個院落裏，室很廣，像廳堂的樣子，堂額題『明月觀』三字。堂前正對一兩丈高的峭壁，壁上長滿迎春樹，花正濃，枝條下垂，好像簾幔。石壁下用石欄圍着一個方池，莆田鄭大同刻『濯纓』二字在池側石壁上。這就是所謂『濯纓泉』。庶子泉原就在邊近，現在沒有了。院內花木很多，可惜和尚又造一座亭子在當中，太嫌逼窄。

我們在這裏飲濯纓泉水泡的新茶，賞玩景物同茶味，忽然想起明日是清明，又是月圓時候，能在山中看月不是難得的機會嗎？大家決定在這兒住一宵，這樣可以慢慢的逛，不必把火車的時刻表抓在心裏。

瑯琊山的得名是在東晉的時候。王禹偁留題瑯琊詩註說：『東晉元帝初爲瑯琊王，渡江嘗駐此山，故溪山皆有瑯琊之稱，未知東晉以前何名也。』現在來逛滁州的人都震於醉翁亭的大名，其實瑯琊山中的風景，只有比醉翁豐樂二亭勝。我們來的時候，雖說仍是山空木瘦，澗涸泉乾，仍留殘冬的景像；但有滿樹杏花，滿地野花，千

紅萬紫確又是春天，在這高岩深壑的瑯琊山中，確有異樣的趣味。所以不願像別的遊客，一望就走，願意細細的探尋，把山水的神味像飲泉水一樣浸到心上去。

下午有一位裳寬和尚引導我們遊山。從佛殿右手祇園走過去。祇園是一座花木繁盛的花園。和尚指給我們看樹底下從山中移植來的山蘭花，小小的一棵草靠着樹根，一支短短的蘭花正在開放，我們魚貫走到樹下，一個個俯身去嗅，裳寬和尚看着發出怪異的眼光，問：「到廟裏來不見拜佛，却見拜花，這是什麼原故？」悟經堂就在這園裏，經堂的右邊有一片竹林，繞過竹林就是上山的路。路的一邊是峭壁，壁上有幾百年的榆樹，根盤結在石壁上，古拙可愛。裳寬說達修大和尚預備把石壁鏟平，以備名人題詩刻字。這真是駭人的話！後來我們勸達修大和尚千萬不要那樣做，那簡直是殘忍，毀滅天然也是有罪過。不知道他心上可像口頭一樣應許了我們，說決不動。

我們先看雪鴻洞，有仇維貞題名刻石。洞門低低的走進去却很深奧。明萬曆年

間有寺承宋大斗在這兒研易。裏面有兩個石碑，外面一個刻着『丙子面壁處』沒有題名。今年也是丙子，前幾十年或幾百年在此面壁的人是誰呢？再裏面有一座丈餘高的大碑，上刻『南無釋迦牟尼佛』斗樣大的字。和尚說，相傳這是趙匡胤寫的，不知是不是。洞門上也有一棵古榆樹，根像蟒蛇一樣盤在壁上。

再上去百餘步是歸雲洞。洞口有危石橫亘，像要墮落下來的樣子，我低着頭，彎着腰才能走進去。裏面石罅離立，像用斧頭劃開，天光從上面漏下來，正射在兩個大碑上。碑是宋治平年杜符卿題詩刻石，字徑八寸，洞口『歸雲』兩字款署雙溪。

山上很多楓，槐，杉，栗等樹。有堅實的檀樹（和尚說這檀樹已有幾百年才長得腰樣粗。）古人所說的『十里松風』現在已是聽不到。這裏的松樹並不比雜樹多。有一棵松樹是從石頭裏生長出來，有兩丈多高，虬枝如龍。和尚認爲是山中法寶之一，珍重的指給人看，說這名石上松，百年的古木了。樹下縱橫都是大石。我們坐石上，賞玩林中的闕靜，聽鷹在山頂上哀號，聲極淒厲。地上有紅色，紫色，黃色各種小花。紅

色的是野春鵲，又名野櫻桃，因花落後結實紅如櫻桃。紫色的像是野丁香，黃色的不知是什麼。又有蘭毒，廣姑種種毒草，莖一折，有白漿冒出來就是毒汁。裳寬和尚說：山上多藥草。柴胡，明鑄，蒼勺，結梗都很多，何首烏多得不算希奇，黃精到處可以找着。

這時候日已西斜。山中暮氣來得早。因爲山高，把沒有落下去的太陽早就遮住。我們找路下山。路過摩訶崖，崖壁上有石刻佛像的痕跡，佛像已被人斫去。石壁上有一個圓形帶柄的鐵鍋式的印痕，裳寬說這裏有一個故事：從前，不知道是那一年，有一個小和尚在此修行。是笨呢，還是爲別的緣故？這小和尚總是不會念『南無阿彌陀佛』，只把這一句念成摩訶，摩訶。老和尚氣極了，跑出門去做行腳僧，不願在廟裏早晚聽他念摩訶，摩訶。過了些日子，老和尚又不放心，跑回來看他的小徒弟。心想：『我的小徒弟可不要餓死了？我走的時候廟裏只剩了一點點糧食，他又傻，決不會出去化齋，我不該把他一個人丟在這兒！』老和尚正在嘆氣，聽見樹林子裏又是摩訶，摩訶的聲音自遠而近。原來是小和尚早已在山上看見他的師父回來了，一路念

着摩訶跑下山來迎接他的師父，老和尚心裏覺得奇怪，問他：「你怎麼還是摩訶摩訶的？摩訶不能養活你，你這一晌吃些什麼呢？」小和尚告訴他是吃山中的百草，等把草吃完了就煮石頭吃。老和尚聽他這樣說，罵他說瘋話。小和尚說：「你要是不信，我煮給你嘗。」老和尚不理他，跑到松樹底下睡覺去了。朦朧中聞到一股香氣，問小和尚這是什麼香？小和尚說：「石子煮熟了，請你來嘗吧。」老和尚走去一看，果然石子煮得像麥糊一樣，又軟又香。老和尚默然，心想：「我的小徒弟比我好，他已經得道了。」後來有一天這小和尚白日飛升，也不知是成仙還是成佛去了。這故事雖是怪誕，而且有道家的氣息，但是也別有風味，不妨記下。舊志載瑯琊山有磨陀嶺，爲瑯琊最高峯，可望見長江，不知道可就是這地方？

從摩訶崖向東走，又向北轉，去訪無梁殿，又名玉皇殿。殿式極古，內有石柱數根，柱形像西方高蒂克教堂的樣式。拱門上面的構造與南京靈谷寺的無梁殿不同。恐不是明代的建築，這只有等建築學家來考了。殿前有一座石製的天香爐，雕鏤極精。

有一面雕兩匹馬在潮頭上臨空的飛奔，神駿無比。

晚飯後，裳寬點兩盞大煤油燈，抱一捲紙，研好墨，請××作書。達修老和尚也似乎特別高興，泡一壺雲霧茶，挾一包舊書來請客人替他鑒賞。又高聲嚷着要同我們聯句做詩。

等××畫完兩張畫（一張鷹，一張石上松，都是山中實在的景物），再寫完一張即景詩時，月光已照滿對面的高崖了。迎春樹的枝條在月光裏灑下姍姍的影子，像一個古美人拖着飄逸的裙裾一樣。濯櫻泉這時澄黑如墨。佛殿上的鐘聲已悠渺下去。我們忽想裏到藏經樓上去看月色，裳寬立刻去點一盞玻璃燈，在前面引導。看守經樓的小和尚已經關了山門，我們把他喚起來，又開開樓門的鎖，我自己接過玻璃燈走上樓。樓上佛龕前沒有點長明燈，我舉起手中的玻璃燈高高的照着菩薩的臉，中間是釋迦佛，左文殊，右普賢。樓外有欄干可以看得很遠。這時候月光照滿山谷，像有一抹淡淡的藍色的輕煙罩在樹杪上。稍遠山峯一層層輕淡下去，漸漸化合在

白霧似的遊氣冥茫之中。藏經樓在佛殿的正後面，是開化寺的脊背，從這裏看出去，可以看到全廟的位置；這是建築在一個極其安穩的山谷中，左右的山巒都從後面伸出來，像一雙手臂很小心的，緊緊圍護着。幾萬棵樹木同時發出低低的河流似的聲音。我這時心裏異常感動，恨不得對着這莊嚴的月夜膜拜。

下樓又到白天去過的祇園去玩月。××和裳寬坐在竹林那邊去說法。我同××，××三人坐在悟經堂的石階上，松樹的影子篩在地下。山中的月夜真幽冷，山蘭花發出一陣陣的清香。三人中間有一個人心裏正填滿了苦恨，說不久就要走到寥遠的南方入山去了。在這寂靜的空山明月下，在這天真無滓的祇園中，這個人把他的悲愁用輕輕地像微風拂草，又從草上悠悠地落到澗底下跟着泉水在石子中間哽咽的聲音向我們訴說。月光與這個人眼中的淚光交相輝映。這正是宜於在這深山裏月光底下傾聽人說的心事！我好像聽了一段淒涼的夜曲，默默的站起來，跑到籐蘿架那邊去徘徊。

山中的夜是多麼靜！我睡在窗下木榻上，抬頭可以看見對面的高崖，崖上的樹枝向天撐拿着，我好像沈到一個極深的古井底下。一切的山峯，一切的樹木都在月下寂寂的直立着，連蟲鳥的翅膀都不聽見有一聲瑟縮。世界是在原始之前嗎？還是在毀滅了以後呢？我凝神細聽，不能入寐。隱約看見佛殿上一點長明燈的火光尙在跳躍，因想起古人兩句詩：「龕燈不絕爐烟馥，坐久銅蓮幾度沈。」

第二天，佛殿裏的鐘聲把我從朦朧裏喚醒，看天已大亮。樹上有各種的鳥聲在那兒爭喧，世界又回復了它美麗的現實。我爲貪戀山中的景物，不敢多眠，起來到濯纓泉汲水漱齒。山中朝氣的清新，教我也難以形容。石壁上迎春樹的枝條更覺開灑。老和尚抱了一大把柳枝慢慢在各處殿門上安插。今天是清明節，這插柳的風俗不知是什麼來原？×君想是太愛那無梁殿，一早又跑去參拜一番，這時也回來了我呢，這古木蒼岩已夠教我心醉。

早飯時天上落着絲絲的小雨，他們說這是清明節應有的風雨。一會兒雨又停



了，裳寬和尙來引我們去逛南山。出廟門一直走，又轉向西就是上山的路。這條山路雖不算險峻，但可比北山難走。山上多石，石上生青苔，行人的脚步頗難於站穩。石罅裏有許多像蘭葉似的草，和尙說是野百合。又有不少的龍爪花。這時還沒有開。我走了一半坐在石上休息，然後再走。等走到山頂的時候，精神就完全不同了。眼前豁然開朗，山巒從這裏倒退下去，重重疊疊像波濤又像蓮花似的在我們脚下起伏。山影漫漫淡下去，漸漸沉沒，化合到一片白茫茫的雲氣中。雲氣的底下又看見一灘灘明亮的白水，那本是田野，但在這時候却分不清壟畝，只彷彿是一片湖澤展開在眼前。山頂上有一座廢毀基，四面有短牆圍護着，牆上嵌一個石碑，字已模糊，××細細在碑上摩挲，把碑文完全認出來。這原是一篇大明植木記，末題：

「朝列大夫，前河南開封同知，石壘，劉大德，萬鈞，植幾千株樹，已鬱鬱蒼蒼，惜無人知，故石壘作此記。」

之 1

這篇植木記，文章雅雋，××已鈔入他的小冊子裏。我們想若是從前石壘等所植的

樹留到現在，一定已「大木千章，葱蘢回合」了。現在也有很多樹，但決不是他們遺留下來的。

我們都在斷牆上，或石礎上靠着立着，睡着，坐着，談山中的風景，討論古跡，也講到人間的悲歡韻事。裳寬和尚在旁站着側耳細聽。

我說：「老和尚，你聽我們講這些話。要悟色卽是空吧。」

過一會兒，不知道從那一方傳來唱經的聲音。四面一看，和尚也不見了。這真有意思，寂靜的空山裏忽地來這麼一聲又莊嚴，又嘹亮，又悽鬱的歌聲，聽的人心裏生出無名的感觸。走出來，看見裳寬跌坐在岩石上，對着岩下無邊的空漠，虔心高唱。我們先不敢驚動他，等他尾聲收住的時候，纔進前去問：「這是什麼呢？」

「這是樂師贊。」他慨嘆似的說，「我常常唱它爲自己也爲別人消災。像你們城裏的人，都是前世積德，所以今世看不見像我們常常所看見的許多可怕的事。這山上有的是惡蟲，毒蛇；山下有的是貧苦殘疾的人。你們怎麼曉得！」

我，這住在城裏，却也看過不少苦痛的事情的人，聽他這樣說，心裏也不禁暗暗慚愧了。

我們看見北邊又有一個高峯，仍想鼓起勇氣向前走。這條山路可更崎嶇了，處處都是荆棘，脚下巨石既多且滑，大家都很艱難的望上走，只有這位老和尚，走起來像飛一樣的快。

我說：『老和尚，你能讓我抓住你的法衣走上嗎？這路我真是沒法走。』

他扶着我，一面感慨似的說：『我也有一個女兒，今年二十八歲，在九華山修行。我從妻子死後就到這山上來出家，我的女兒也就上九華山去了。』又說：『也許你們是我前生的親屬，前生的父母，所以在今天，清明節這天又無意的相會到！』

這可憐的，樸實忠厚的老和尚，我祝他將來成佛！

北山頂上，巨石皚皚，羅列在荒榛野草的中間，像是滿山的綿羊。風很大，吹得人對面說話都聽不真。東北一帶全是高山，大豐山就緊依在後邊。天晴的時候，西邊可

以看見太平府，南邊可以看見金陵，現在都隱沒在雲霧裏。

下了北山，又轉到昨天走過的山腰，重拜一回無梁殿，回到廟裏就預備下山去了。瑯琊山還有不少的勝境與古跡，若下次有緣，再來探訪。這篇文章已無可再寫。只有一件事也許有人願意知道，而且也想嘗一嘗的就是：滁州城內中心橋傅同興酒館所燒的孟公壩黑尾金鱗的大鯽魚，其味鮮美無比。還有用醴泉製出的甜米酒，色香俱佳，味亦醇厚。我們下山以後在此飽餐一頓。

到家已夜間十點，天上落下濛濛的小雨。裳寬老僧在我臨走的時候捆在我車上三裸春鵲，我回來就立刻栽起來，現在枝頭上都已發出嫩芽，明年這時當是盛開。××給它取名『裳寬菩提』。

這幾天身子覺得十分疲倦，但回味這次遊山的經過，可以說是天衣無縫，沒有缺憾。

## 遊日雜記

好幾年沒有在海上來往了。這次爲住在東京的姐姐招我去看日本的紅葉，我就在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清早搭上傑克遜總統號大船，重飄到海上。

「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李白夢遊天姥吟是這樣起頭。「煙濤微茫」這四個字真夠美，夠玄！我體會這四個字是在一天晚上，我憑着欄干映着星光看海水，在那天水相接，風雲氤氳的當中，忽然看見有幾點燈火，或近或遠，乍明乍滅，像窺伺，又像羞藏。在杳冥無際的大海上，有這幾點火光——有焰的，紅紅的，生氣勃勃的火光，配着那天上蒼白的星，實在妙極。我不知道這是遠方的燈塔？還是趁潮的漁舟？我只覺到這明滅不定的光芒，好像給我一種空漠的希望，一種求 *Desire*，一點把着不住的歡欣，一點悵惘，到底說是給些什麼？我也爲難。這時腦內忽地跳出一「煙濤

「微茫」四個字，其實這四個字可以形容任何時候的海景，譬如說：早霧的時候，暮靄的影子裏，月光底下，這些時候看海，都呈現一種微茫的景色，但我必須要在有幾點火光的當中才想起這一句，也是沒有理由。單說「微茫」，我就覺得這兩個字圓滑像兩顆水銀珠，幽冷像一團磷火，晶亮像閃爍的飛螢。說起飛螢，我記起大前年的夏天，因一時的豪興，不管季候是否相宜，我同一位朋友，還有瑋德也在一道，去遊無錫，夜半走過太湖山中，看見滿谷的螢火，飛翔上下，停立不定。瑋德說：「看啊，這是一座鬼城，幾萬家的燈火，還有輕重駿馬在奔馳，繁華到這樣，可沒有生氣。」現在他真的到鬼城裏去了吧，在那沒有生氣的地方永遠存在着！可是我那時想：這是一片螢海，（這思想多平凡，許就為這原故我還活在世上？）那無量數的飛螢流動起來，真像淪洄的水波，你可以似乎聽到一種無聲的彭盪激浪的聲音。它們的光不像月光照在海上碎金似的激盪，它們的光是幽寂的，淒清的，沒有火焰的光。它們在四圍樹影森立，空潭淺草的中間，匆遽地交織着空幻的夢。我那時也沉入夢境了，迷迷的賞玩

着，在空山裏由着頭上包白布的洋車夫拉着跑，不怕有什麼強人，心上的平安，也同現在坐在這暖暖的房間裏沙發上一樣。那時心上也觸動「微茫」兩個字。不過那個「微茫」是死的是寂的，這次在海上想起的「微茫」是生的是活的。想起古人誰又真的「乘桴浮於海」呢？他們對於海上的神祕，不過是拿想像來推測。我疑心木玄虛做那篇海賦是不是從經驗得來？他所描寫海的形勢，風濤的險，同海裏的「水怪蛟人」是那樣誇張，就是教一個長久在海上餐風飲露的水手也不能寫得那樣「上窮碧落下黃泉」般的細。可是古人默想的能力真夠教人心服。也許是他們看了湖就聯想到海？這聯想可真偉大，正像一位英國詩人說：「從一粒沙子裏看見世界，從一朵花裏看見天國。」當你駕一隻小舟，容與在大湖之上的時候，四面圍繞着是蒼蒼的天空，與森森的湖水，天際的烏雲不是山，一枝蘆葦飄來也疑心是觀音的航船。要是遇到風，更可以看到「驚浪奔雷駭水迸集」了。這時候我們古代的詩人很可以用顯微鏡一照，再從放大形裏描寫出來，不說是一篇海賦嗎？歷史上記載古

代第一個探險家就是徐福，他帶了三千童男女入海求神仙，但只說求仙，求那種虛無縹緲的事實！不知道徐福畢竟求得了什麼？是舟山羣島？是日本九州？是東京灣？是北海道？誰知道我們古代三千童男女上那兒去了呢？直到唐朝白居易還只是說：「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又說：「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那綽約的仙子是不是徐福帶去的一千五百個女郎呢？

做現代的人，倘不是一個甘心守着老婆，坐在壁爐邊，管一點家鄉小事的人，願意到海上去，到海上去不是求神仙，是同求神仙一樣的驚奇愉快去看別國的風光，像 Tennyson 寫 Ulysses 一樣，到老雄心都不死。他說：

*And this gray spirit yearning in desire*

*To follow knowledge, like a sinking star,*

*Beyond the utmost bound of human thought.*

只要有這樣的熱忱，有像星沈下去一樣的決心，去求人類意料之外的知識；只要



你的靈魂裏是覺得海在那兒叫喚你，去吧，去到那港口上，在明亮的燈光下，在汨沒的水邊，有一隻幾萬幾千噸的大船在等候你。不用你自己張帆。自己把舵，狂濤不會吞沒你，（除非你運氣不好遇到非常的事，）它就會平平安安的把你馱到你所想去的地方。

這天早上我上船以後，看船頭像蹴着雪花一樣驕傲的迅出灣口，眼前驟然現出一片瀾汗無邊的洪濤，秋日的天空是那樣翠藍得可愛，微風吹拂着海面，處處掀動起白色的浪花。太陽溫和的晒在甲板上，我拖一張帆布椅子靠欄干坐下，心上輕鬆得像一片羽毛，可以趁風飛到秋天的雲上——這時正有一縷透明的輕煙似的雲從船艙掠過桅竿。四圍一看，天地竟渾圓得像一隻盒子，沒有別的船，只有我們這一隻，船尾畫着一條長長的水紋——水紋就是這隻船的踪跡，但這踪跡也不會長遠的，就會消滅了，當它再換一條航線的時候。我覺得從那古舊的，憂鬱的世界走出來，到這海中心，這純潔無塵的世界，我的生命又像初生了一樣。過去的笑和哭，歡與

恨，在這時想起來都太渺小了。大海把我心放大放寬。才知道一個人是不能久久不登高山，大見大海。塵市的灰塵容易把智慧溷濁起來，逼窄像遮了一層霧，除了脚前三尺步，不會看得更遠一點。船上的旅客都像解脫了一種羈絆，蕭散地相對着。船長已是滿頭白髮老人，常常迎着風站在船頭上望遠。我同旅伴們在一處打球，拋繩圈，鎮日酣嬉，忘記了時間，忘記了一切。

我從前坐過廿幾天的海船，都沒有看見過一次海月，常引爲恨。這天晚上海裏風浪頗大，船有些播動，我因爲有點頭暈，所以在甲板上來回的走，大概是九點多鐘的時候，我看見東邊雲海茫茫的地方，有一塊耀眼的東西。我沒有想到是月亮。靠近欄干去看，波濤在黑暗裏翻滾，像幾千萬山嶺在移動。漸漸天邊的厚雲裂開一條長縫，縫裏的天空像井水一樣的深，一樣的澄，一鈎半圓月正從雲縫裏鑽出來，狹狹射一道靜默的光到汹涌的波濤上。我不敢形容那悽楚可怕的景象！在白天的時候海是那樣和善溫存，現在竟變成一個黝黑嚴厲的面具放在我面前，我心上像壓上一

塊冰，竦然地退到一個角落裏，倒在椅子上不敢抬頭。

又一天晚上，海上沒有風，空中綴滿了熒熒的星。我伏在欄上看星辰照在海裏的影子，再仰起頭看看天空。這時一串北斗星正當我面前，低低的就要同海相接，斗杓正像要到海裏來舀水一樣。我猛然覺到自然界有一種偉大的神祕，心膽又縮小起來。

船走四天四夜，經過了神戶，清水，門司等等地方。日本內海的風景秀麗像一幅一幅的名畫，這固來不是給我第一次的驚嘆，但也像溫舊書一樣揚溢着新鮮的趣味。在十九日清早船到了橫濱，這兒就是我要登岸的地方，再轉到東京去看日本的紅葉。

在上岸以前，日本海關要派幾個關員上船來檢查。凡是上岸的人，都要集會在頭等吸煙室裏。我進去的時候，正看見兩個關員坐在一張長桌子的兩邊。一個是矮小身體，扁平的臉上一對柳葉式的眼睛，希特勒式的鬍子安在滿鑲金牙的嘴唇上。

另一個是中等身材，帶着眼鏡子，正伏在一本簿子上忙着抄寫。旁邊有幾個日本佩刀的警察在巡邏。每一個登岸的客人都要受一番像上法庭似的審問，尤其是對於中國人，更尤其是對乘坐三等艙的客人，那樣嚴密幾乎連他們的祖宗世譜都要問明白。這又何必呢？我在旁聽那關員口中吐出破碎不完全的英語，柳葉式的眼內漏着詭譎疑慮的光，我真傷心！幾天來在船上一些真率，悠恬的夢，到此破了，消了，連一點痕跡都沒有！

這就是我在踏上紅葉之國的土地以前，所得的經驗。

當我下了橫濱的埠頭，第一個印像給我並不覺得新鮮。埠頭上的建築大概都是西洋式，眼看又全是東方人——我所習見的面孔。只有我獨自登上一輛大汽車，（從橫濱到東京還有幾十里地）任前面兩個陌生的，是我毫不懂得他們的語言文字的人開着車跑的時候，我纔有一種莫可言傳的心境。望着車窗外的景物飛來

又飛去：小山，松林，廣闊的馬路，兩邊鑲着似乎可以一把捉住的屋子；剛過了一條高大的鐵橋，或高大的百貨公司，又看見一些低小的奇怪的店鋪掛着五色燦爛的貨物。街上也填滿着各樣嘈雜雜的行人：有穿着白圍裙頭髮披在脊梁上的下女，有穿着寬袍披着半截斗篷曳杖彳亍的紳士；最好看是那兩袖飄飄背上束着錦帶的少女；也有學生，工人來來往往匆匆忙忙。這一條街，許是他們的鬧市，秩序也不見勝似上海，只是沒有看見一個衣裳襤褸瑟縮在牆角蔭裏的那種人罷了。兩個車夫一路儘談着話，他們的聲音平板得像小石子落到木碗底裏那樣沈悶，而每一句的尾音又那樣翹起來，隨即短促的停住；應答的人只從喉間發出「格格」的怪聲。「我們在談些什麼呢？」我只想和他們講一句話，但怎麼也不能形成一種語言的方式教我們彼此都能夠明白，只覺心上沈重，暗暗抱怨：唇吻與聲音在這種時候有什麼用處呢？心與腦又有什麼用，若教人與人不能坦白的抒誠？我不說這是苦悶，這是有勝於苦悶以外的憂傷。我不比他們的談話像夜裏躺在牀上靜聽屋上的風聲，簫

間的雨山中尋覓的一脈泉響，我能從那些裏面明白它們的意義，它們含蘊的深思；有時竟覺得它們就是我自己的聲音；自己的訴苦，自己的流淚；我一點也不同它們生疏，好像同親密的人們坐在一起彼此有一種忘言的心會一樣。也許這就是靈犀一點，只有人與自然纔得有這樣澈然貫通。當你聽到鳥獸的嗥叫時，心上所生出的疑慮（在這兒我可冤枉了黃鸝，雲雀，燕子與秋雁了，也可說對於牠們算是忘恩，因為有多少寂寞的時候，我是全憑牠們來安慰，我也曾多麼愛聽牠們的歌聲，就是有一種鳥在深夜裏叫得像一個老妖婦哼唱的聲音，我也愛聽。）也就像我這時聽到不能懂得的語言一樣，空漠而徬徨。

他們儘管說着話，我也不知道車子是哪一方面開。忽然我看見「芝區」兩個大字的路牌從車旁滑過。（這時我心謝日本是一半用我們的文字，後來我就靠了這種便利獲益不少。譬如說要買紙筆，就到鳩居堂。要雜貨，到松坡屋。吃茶，到南洲庵。看朋友，到松月院下。名字都很古雅的寫在一個木牌上。）我就趕忙把在船上跟

旅伴所學的僅僅幾句地名高唱出來。開車的人這纔好像是從嗶語裏驚醒，也懂得我的意思了，連忙張眼四望，果然有些茫然的樣子。我見他們中的一人走下車去問巡警，再上來把車退開幾步，轉一個大灣就到了林木蒼蔚的芝園中一面板門前歇下。

走進板門是一條深窄的斜坡，曲徑蜿蜒通到一幢小屋的門前，這就是姐姐的家了。斜坡的右邊是一道板牆遮着私家的園林，左邊彷彿是一帶小山岡，因為樹林太深，只看見裏面高高下下的有兩三人家，有一處我看見一個小閣子露在松樹頂上。初次看見日本人家的住宅覺得有趣極了。出入通行的門只是兩扇木柵欄。屋子的另一面是柴門半掩，進去是一個小庭園，地下零落的嵌着大青石，好像溪水上的石步一樣；石步邊有一個「六地藏」式的石燈，高約三尺；石步直達木廊，廊下有一個石水甕。日本園林特有的風格就是石步，石燈，石水甕，這些都有宗教上的來源，後來被茶道主人借用為點綴園林之用（將來我要在另一篇說茶道時再談。）我最

愛這石燈，有一晚我燃支白燭，安放在石燈裏，坐在廊下靜靜的對燈望着，燭光從石燈的小窗中漏下，射在石步上，四面樹木蔭森杳邃。只有這一團光，寂寞而幽遠的照亮這冰冷的石頭；我漸漸覺得身上發一絲絲的寒顫，呼吸就要停止似的，耳邊什麼聲音都沒有了，只覺得這團光放大放大籠照着我的全身。你也許說我在這裏說夢？是的，那完全像是在夢裏，隔離了過去與現實的時間，沈沒在另一個剎那裏。

日本住宅完全是用木造，色彩不施，再加以簡樸的式樣，更覺雅素。據日本人自己說，他們的住屋經過歷代政治社會的情形與外來文化的影響，結構與形式兩方面都已有變更。在古代，島上全是一片森林，在依林傍水的地方，漁獵的先民用幾根麻竹或樹木的枯幹搭架起，再用藤蔓縛住，用蘆葦或樹皮覆蓋屋頂，生活有不可思議的簡單，而這種簡單也最令人神往呢。這樣古式的茅廬現在還可以在他們的陶器與銅器上看得見。至如現在各處深山裏的神社，也還是從前古時居室傳留下來的，因竹木容易朽壞，所以這種神社已是換骨不換形，重造過幾番了。神社是日本原



有的宗教，也就是敬祖的來源，這本是保留古代偉人殘餘的遺跡，教後來憑弔的人有所警惕，有所信仰。這種神社我在鎌倉和日光山都見過。現在日本的房屋是根據這種單純的原始的作風，加參中國宋代傳去的禪宗影響，纔有這樣簡雅軒敞，合於他們那種幽靜的神味。在奈良時代（就是中國唐代）他們的建築曾極力摹仿中國的宮室廟宇，現在奈良（是舊京地名）還有保留千年不朽的唐代建築物。就在這芝園的東邊有一座淨土宗大廟仍是非常高朗，還有德川三世家祠，也在這園裏，更是雕樑畫棟壯麗可觀，這都是從前仿中國式的傑作遺留到今日，但每一個種族總有他自己的特性。日本人酷愛自然，崇尚簡易，不慣居在高樓大廈裏。那裏離自然太遠，住在裏面心會不安，會煩燥，所以後來他們的房屋又漸漸縮小，返本歸真合乎自然去了。

這天我來到這樣精巧有趣的屋前，坐在廊上，脫下鞋（這還是古風呢）踏進房裏，蔥黃柔軟的席子上，覺得奇妙極了。我像一個小孩看見新奇的玩具一般，對這

房裏每一個角落都帶着驚喜賞玩。最有趣是他們的紙障子，就是大方格子上糊着白紙的門，房間內外全靠這紙障子分界，房裏有屏門，屏門上有畫着花鳥的，有畫着山水的。要是你走進這樣一間房，把裏面的屏門和外面的障子都給拉攏，你會想自己是裝在一隻盒子裏。或是在一盞燈籠裏，障子上照着潔白的陽光，樹影橫斜的映在紙格子上，像燈籠上一幅淡墨的素描。

在海外見到自己的骨肉之親，自有一陣說不出的悲喜，但姐姐臉上在若有若無之間流露着一種淒涼勉強的顏色，這，我以後纔知道，她住在東京不全然是歡樂的。

「我們究竟是中國人，」姐姐說。「住在這裏，心上總覺得有一種壓迫。就隨便說幾件小事罷：有一次我到過一個什麼東亞婦女會，我們有幾個人是代表中國使館來的人，那知那裏也有什麼「××國」的使館代表，坐位居我們之上，同是中國人，在那種情形裏見面，是什麼味道呢？而且談論之間能免不教你覺得有刺心一樣

的事情嗎？又有一次，這次是怪我自己過慮，探微穿着一件中國袍子出去了，多久沒有回來，我就不放心，自己忙着奔出去尋找，心想日本的巡警雖說對小孩總是特別照顧，但對一個穿中國衣服的小孩不見得沒有異視罷？後來幸而探微平安的回來了。這是怪我過慮嗎？那不想一想這是中國人住在這裏的一種可悲的心理在論交方面說，日本有不少明白而且同情於中國的學者，要是說他們願意來到中國人的家裏，坦白的談心，是沒有的事。」她說到這裏寂寞的笑了。「說起日本的民間確有好些可愛的地方，」她停了一會又說。「我不能忘記夏間在逗子住在一個老漁夫家裏的快樂，天天早上孩子們跟着這老人——他多麼忠厚啊——到海上去打魚，回來總看見他們臉上受陽光和海風的滋潤顯出健康快樂的顏色；晚上在星光底下坐在敞開的廊上，他一面吸着煙一面和孩子們講些當地的小故事，恬靜極了。就是在城裏，倘若在什麼集會裏，街頭上，或劇院中碰到相識的日本人，他們總是那樣謙恭的行着禮，溫和的問候，臉上帶着真誠的微笑。還有一次宓楠在路上被一個十

三四歲的男孩的腳踏車碰一下，這孩子就馬上停住車，跑到我們的面前誠懇的道歉；或我遇到有什麼疑難的事，就是問一個陌生的人，他也會熱心的幫忙。」

這樣說日本的民情風俗不是很美麗嗎？要不是出自一個善良的心怎能有這樣好？為什麼政治上的人物却又那樣詭譎多端！看他們的文化又是那樣的高，為什麼對於隣國的行爲却又極其幼稚？

對於日本的文化，我實在帶着驚奇的眼光去觀察。他能這樣把握着新的和古的，東方的和西方的文明在一處，却又溝壑分明，不相衝突。一方面機械，工業的文明在如蒸氣一般的上升，一方面却守着那種冷落幾如遯世的態度生活着。許是這機械，工業的文明還沒有滲進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精神還住在古昔的時代被印度的佛教哲學與唐代典雅的風化薰透了，不是西方物質文明的外表所能洗刷得過來？譬如現在日本的女子，自從他們的工業發達以後，社會上各種地方都容納她們工作，圖書館，大商店，菜館，劇院，以及電車，公共汽車上都充滿了女職員。凡是到過美國

的人再到東京一看，女子獨立的精神與社會所給她的機會，兩國幾乎沒有多少差異。可是當她們脫下皮鞋，換上木屐；脫下工作的制服，舞起如雨後虹霓一般五彩翻翩的長袖，就完全又是一番神氣，一番東方女子的謙卑，溫靜，像小貓似的柔馴；在家裏對丈夫跪拜，伺候更衣，晚飯時跪在小兒的旁邊替丈夫斟酒添飯，就是對兒子也是同樣服侍。倘丈夫一旦別有所戀，妻也絕不敢露出埋怨的神色，反要更小心，更柔順；丈夫深夜不歸，妻一定耐心等待着——在這時，倘有一個夜行路的人走過這種人家窗外，不難會看見紙窗上映着一個纖瘦淒涼的人影。這不幸的人，只有隱藏她的悲哀，偷偷流淚，就是淚痕也不敢讓丈夫瞧見，等到自己的痛苦過於劇烈不能忍受的時候，就自殺以作歸宿……你對於這種犧牲要說什麼呢？一個最高的文明，本就建造在一種爲人——爲一切的人——爲最高的宗旨去犧牲的精神上，但日本女子這樣犧牲，不是僅僅縱容一個人任情放性的自私心嗎？這種自私心要是擴大起來不是徒有害於人類？我可憐她浪費了犧牲精神！

這種在事業上是理智的，生活上是情緒的 *double living* 就是現在日本文  
化的象徵。

下午我們都坐在芝園中小屋的樓上，推開前面的紙障子，讓溫暖的陽光從廊  
上直射進來。廊外滿是清蒼之色，耐冬花正在含苞，木葉被陽光照耀着像塗上一層  
油似的光澤。在松，檜，女貞，扁柏與各種長青樹下，縱橫凸凹的堆着許多巖石；石縫裏  
長着紅色與白色各種小花。有一個園丁在修剪樹木。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人工  
作像他那樣細緻了。他爬到一顆樹上細細的端詳，最注意枝葉的姿式，不肯略微傷  
害自然生長的形狀；在一枝一葉的去留之間，都好像費了莫大的心事。他那種木訥  
無言，沈沒在他工作的深思裏，很感動我。

「這就是日本人所特有的一種寂寞艱澀的性格。」姊夫告訴我。「雖是極細  
微的事也決不疏忽，非做到盡善盡美不可。有一次看見他們的一幅名畫，只有一兩  
筆，教人覺得恰到好处，毫無空疏唐塞之感，而且必是這畫家精心構思，積年累月用

功修養得來。就因爲這種性格，纔能教生活這樣雅潔，不沾纖塵，國家所以進步得如此之快，也就靠這苦幹的精神。」

後來有一天我聽到日本人吹尺八簫，唱謠曲，姊夫所說的那種艱澀的意味在我心裏贊許了。

日本房子裏常年都有一個大火鉢，裏面燒着微溫的炭火，我們圍坐在四周，看棧外昏黃的暮色漸漸從天邊下降；薄霧如紗籠罩着樹林，小屋也朦朧在古廟的鐘聲裏。我像迷夢一般回到千年以上人們忘却了的時光，長安一片月照在我的心上；又像在宋人的畫裏，縹緲青煙圍繞着一座仙閣。忽聽鄰家的窗裏流出一縷三味線琴聲，琮琤玲玲伴着清歌，是隻「很好的曲子呀……散亂的，散亂的……洒着急飛的小鳥的雨……」。

## 南京的骨董迷

有一班住在南京稍久的人。看見這裏變成日見繁榮的都市，心上很覺得不安，誰都在心坎上留着一個昔日荒涼的古城的影子，像懷念一個老友似的，看見一切都在漸漸變更了，心裏就起了一股怨氣，真像對一個老朋友說：你『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跡』一樣的悲傷。每逢走出家門總找那些沒有開闢的小路走，迷着眼笑，說：這還是十年前的古城呢。因此××廟的附近常常看見這些先生們的影子。××廟原來也有些與從前不同了，但不同的只是廟前的一條河，畫船少了，笙歌歇了，再沒有滿樓紅袖招人。至於那些古舊的茶寮，香味撲鼻的炒貨店，隨地招攬生意的花攤，仍都充滿了鄉下城裏各種偷閒的人，還有從幾座高樓上送下胡琴檀板伴着悽涼慷慨的歌聲，聽的人簡直疑心他們個個都是江南李龜年，因此生出無限的興感都



和在濃茶燒餅的香味中細細咀嚼着吞下。最吸引這班先生的是一些骨董舖，對於那些斑斕破碎的舊瓦缶舊陶器尤覺珍貴非常。

「先生這是新近才掘出來的，」骨董店老闆拿着一個四耳瓶說，「瞧這瓶只口上有點兒破缺，袖子可多麼細潤，真是宋朝的東西，您拿去吧，價錢也不會錯，您瞧着給吧。」這種瓶起初確不很貴，有時只花一塊錢就可買得，買的人也就對此發生興趣，骨董舖也就可以爲招搖了。

在許多斑斕破碎的舊瓦缶舊磁器的中間，有時會突然發現希有的東西，像××買得的唐雕大佛頭只花數十元，於是有懊悔沒有先發現的，有默默羨慕的，有帶着諷刺來批評的，各種人之間有一位先生又去暗暗搜覓，果然也得了一尊較小而逾美異常的另一個佛頭，於是又起了一陣比較，批評，談論，驕傲。有的說：大佛頭可比作漢魏文章，小佛頭可比作六朝小品，爲了爭較這句話，大家又賭酒哄笑以至忘記了這個新的都市了。

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了一批宋磁碗，有人說是江南鐵路造路時在城外附近掘出一個碗庫，裏面重重疊疊不知道有幾千個：上一層壓碎了，下一層還是這樣完好如新。碗的式樣是底小口大確係宋碗形式，又顏色除彩花，淨白，鵝黃以外，有一種青色；按北京宋柴窯有幾句名言就是：『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拿這種青色碗與這名言對照，的確是這樣輕薄透明，而且輕輕一敲就發生如古廟鐘聲一樣幽遠好聽的聲音。頭一個發現的人還是什麼收藏家，把這種碗照樣置版並附了一篇考據的長文登在某大學刊物上。一時驚爲希有之奇珍。從此在積雪的狹巷裏，在深暗的骨董舖中，不斷有這班先生的蹤跡了。大家互相介紹，互相爭取，一時熱鬧，不可以言喻。

有一回有四個人到骨董店去找碗。老闆拿出兩個小巧的綠色凸梅花的小碗。這四個人中間誰先搶到誰就死捏着不放，那一個沒有搶到的就向他說：你前天不是已經買到一件好東西了嗎，這個應當讓給我。但是先拿的人還是死捏着不放鬆，

誰肯讓這個求讓不得的人就飛跑到另一個人身邊，乘其不在意的時候，把他正拿在手裏觀摩的碗，猛然搶來，買下了。骨董舖老闆見這種情形，怎麼不把價提得異常高呢。

一年過去了，不知有多少人都買這種碗，就是後來被選擇剩下的，也有人全包了去，素來不玩骨董的人，也要買幾個，作爲奇貨可居。後來骨董店還是源源不斷的有得來，這可怪了，那定是什麼神庫吧，怎麼這樣像奇蹟一般的取之無盡呢。於是懷疑，考查，研究都來了。結果所謂柴窯，所謂宋磁，都是仿古假造的。到底是從什麼地方，是什麼人假造，也還沒有一個確實證據。從前所爭買這些的先生們只有彼此相顧啞然。究竟誰上了誰的當呢？只有各自咨嗟，各自隱恨而已。到底得大佛頭的先生心中有所慰藉不是爲了搜覓宋磁也不會得着那個大佛頭。另一位先生也到不灰心，索性把興趣集中到陶器上，所以一直到現在還是沒有一天不看見他不徘徊於骨董舖裏，搬些破碎的，完整的，圓的，扁的，長的，短的瓦當，土罐回到家，現在已有幾百

件，樓上樓下桌椅几櫈上無處不是，怕將來要專造一座倉庫來收藏吧。現在這位先生正預備寫一本陶器源流史，我們且企予望之。

## 家

你給我這題目「家」放在心上好多日子了，我不妨對你說，這是很重的負擔呢。我天天籌思，教我從那一方面寫，你說的不錯，我「一天到晚在家裏」但是，你可別太聰明了，你想從鏡子裏窺探一個人的真容嗎，你想從一個人描寫他家中的景況，就可知道這個人的生活內情，與他一向的性格嗎？可惜我從來不歡喜照鏡子，你可無從知道我「一天到晚在家」幹些什麼，吃些什麼，穿些什麼。那麼我寫些什麼呢？談談普通人家的情形嗎？家與經濟的問題？家與文化的關係？家給一個人一生的影響？給人的安慰或苦惱？做一個人是不是一定或應該要個家，家是可愛，還是可恨呢？這些疑問糾纏在心上，教人精神不安，像舊小說裏所謂給魔魘住似的。

今晚我帶着這糾纏的心走出來。你瞧，這時天空真是一碧如洗，月像是古代希

臘少年拋到天上去的一塊鐵餅，或是古代戰士的一面護心鏡失落在天空裏，讓羣星的光輝射在上面發出這樣寒凜刺目的光芒，我這時在湖上，船正靠着山影走，一簇簇的樹影，在青藍的天空下，在渺茫的白水上，點綴着像零星的島嶼。我夢想着在這些地方還沒有「開化」之先，船夫們在這靜靜的月光下，躺在他們茅屋裏，對着竈上一盞油燈，看妻子坐在竈後而她的臉被爐火的光印得紅紅的，他心裏要覺得比現在自由比現在安穩吧。我聯想起不久以前在采石磯看見那些打漁的人以船作家，起居飲食都在那麼斗大的艙裏，成天飄泊，究竟他們是苦還是樂？我又想起你的題目來了。這題目喊起來是這樣輕，這樣簡，可是你就是去問一問那個漁夫關於我上面的一個問題，一個小的問題，他都要瞪起眼睛不知道說什麼好。

這裏似乎「雅人」不少。今晚來玩月的並不限於酸書生。要人同銀行界的汽車一大排都擺在橋頭。今晚是來賞中秋的月，中秋的月是要把香花果品來供奉，是帶宗教的情緒來賞玩。假使我這時可以飛得高，一定看見滿城都是紅燭飄搖，香煙

鼻繞，遠遠還聽見爆竹的響聲，這確是一個莊嚴的夜，神的夜！所有今晚的遊客好像都脫去了輕佻的衣裳，雖是有這麼多人在湖上，到不像平時那樣混亂。一隻隻的船輕輕，慢慢的滑過去，船上坐着各種各樣的人；有沈吟，有低語，有仰頭浴着月光顯露着一張蒼白的臉；有憧憬着南方風物的青年彈着 *Guitar* 低唱着熱帶的情歌。*Aloha Oe*。這時候有這麼一隻船，一隻從來沒有見過的船，掛着一盞暗淡的玻璃燈，燈下約莫有三四個人圍坐在那兒猜拳賭酒；船頭上坐着另一個人，只是一團黑影，看不清面目，我聽見念詩的聲音就從這一團影子裏發出來，他唱着一種悠長的聲調，開頭稍低，接着漸漸高起來，到一個尖頂的時候又漸漸衰弱下去，終於在一半呻吟一半嘆息似的聲音裏消滅了。從這個聲音你可以想像古畫上隱約在薄霧裏的小山，一條曲折帶着跳濺水珠子的溪水，因為這聲音始終是顫動着拖下去；又像是一隻橫空孤雁的影子從水波上閃過。我把它比作雁影最合式了，因為這聲音的本身就是——一半真實，一半空幻，一半是從人口中發出來，一半却沈入夢想。有兩句詩

我聽得很清楚，是「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你就可以想這月明的佳節，在這四望杳冥的湖上，背後艙裏在半明的燈下幾個傷心的朋友拚酒澆愁，自己走出故鄉，離別家庭，天曉得是過着什麼樣的日子，在今晚這個情景下，心裏漲滿了恨才迸出這麼兩聲古人可憐的詩句。這時也許在什麼蘆葦的角落裏，殘荷的深密處，也有正在想家的人，聽了這聲音，能忍得住不衝破他的眼淚，嗚咽起來，還費了他的友伴許多唇舌才安慰下這顆顛慄的心？那能不教我又想起你給我的題目「家」並且猛然悟到了「家」的意義？「家」我知道了，不管它給人多大的負擔，多深的痛苦，人還是像蝸牛一樣願意背着它的重壳沈滯的向前扒。我好像忽然看清楚了什麼東西，也像辛棄疾所謂「衆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

一九三六十一月，南京。



## 悼瑋德

誰相信我竟在這風雨撲窗之晨，提起筆來傷悼一個還應當好好的活在這個世界上，忽然流星一般殞落的瑋德。

瑋德，你自己想不到有這件事？

柳蔭裏宛轉着流鶯，一道光明的瀑布，一片春，這使我神往，使我陶醉，平常日子的鶯聲，我有時會躡着脚尖蹬在樹下窺探，今天是怎麼了呢？它使我這樣厭煩，這樣心痛。每一個轉折皆像劍鋒一般刺着我？記得往年有一天，我同你坐在這間房裏閒話，外面下着微微的小雨，我說：瑋德你瞧，這雨多憂愁，可又多甜蜜。你這年青人只點點頭。今天我仍然坐在這個窗前，窗外仍然落着小雨，憂愁與甜蜜的小雨。我說：瑋德，你瞧，這雨多憂愁，可又多甜蜜，瑋德，你呢？你正躺在北平一個古廟裏，北平幾日來正

開放芍藥，有誰在瑋德小小棺木前放一把芍藥？

自從瑋德的噩耗傳來。一塊大石落在我的頭上，到今天我還是昏昏的。電報，快信，親友們來弔問，都使我睜大着眼發楞。我不相信，這不會是真的。我不是常常有這種噩夢嗎？這個人一切的影像，在我心裏是這樣生動，靈活，瀟灑。這樣一個生龍活虎一般的人，會從此腐了，爛了，永遠沉寂了嗎？我認爲這件事是假的。就是現在我這裏握管揮毫也是假的。總有那麼一天，我會聽到他的足音，聽到他活潑潑的推開門，喚一聲九娘——聽到他笑，代表人類光明與春天的笑。天，當真還有這樣一天？

瑋德，一週來我都埋藏了我的哀慟，用一個疑問弧號安置到自己心上。在有些人面前，我還裝飾一個微笑在嘴角。「這個人在『消息』上死了，在我心上還活着！」但一人獨坐，或晚間燈滅之後，我撫摸着幾個電報同一封由你口授請××小姐寫給我的信，我的眼睛濕了。可憐的瑋德！你也算是在這人間活了二十七年，在寒暑交替中從啞啞學語到長大成，這短短的廿七年裏，你何嘗過了什麼歡快的日子？從

你出世以來就體弱多病。到了九歲，你那個母親便死掉了。凡是一個沒有母親的孩子所有的憂患，你也逃不脫。我記得有一年我從天津回家，那時你還只十一歲，患瘡疾，躺在床上爬不起身，頭上身上熱得如一堆火。問你要這樣嗎？搖搖頭；要那樣嗎？搖搖頭。不問你時，你却輕輕的對我說：「九姑九姑，我不要死！」什麼原因你就知道「死」？當時看着你那憔悴零丁的樣子，我流了多少眼淚！其後你身體就總沒有調理得好，所以醫生說你先天既不足，後天又失於營養，忽忽廿餘年，吃了多少粉粉末末湯湯水水，受了多少折磨！到今天你完了，你再也不需吃那個了。可憐的瑋德！假若給平常人受了這樣多苦痛，該早已不行了，可是，我知道你，你認識生命，明白生命的美麗，太陽的光和熱，你要活，因此生命力顯得極強。若不是爲身體上有萬分難受的時候，你從不現出掃興的顏色，若不是體力衰竭，你不會死。上月我從南京過北平來看你，你體力雖那麼不濟了，有時精神好一點，還仍然是談吐談諧，風生四座。所以我想你一時是不要緊的。那知我剛離北平兩週，你是淹然長逝了！瑋德，可憐的孩子！我

知道，你到了咽下最後那一口氣時。一定還想着：『我要活，我要活。』你是個那麼對生存抱有熱愛的孩子，竟不能多活三年五載，却從此倒下殞了爛了，這是你自己的哀慘，還是我們活着的人們最大的不幸呢？

瑋德自幼就可算得是極其聰明的孩子。記得在他六七歲的時候，有一天他同幾個小孩捉迷藏玩，他用兩隻小手緊緊的捫着雙耳，眼也緊緊的閉着，躲在門背後，口中朗誦他讀過杜工部的兩句詩：『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問他爲什麼念這個，就說『這詩好。』這是老杜對一個久別的朋友說的話，但確也能描摹出當一個人捫着耳朵，閉着眼睛的時候與外界一種茫然隔漠的情緒。一個六七歲的孩子，竟能體會到這詩句中的深意，在遊戲的時候能觸發這種詩思，天賦的詩魂，就啓示了他後來擇業從學的方向。

瑋德在中學畢業的時候，那時我在南京。他就寫信告訴我，他想升學，要來南京考大學。這種計畫成熟後，他過南京。那時候我們家鄉的交通還不像如今便利，從桐

城到南京真是個長途旅行。需由桐城到安慶，從安慶下南京，桐城到安慶那一段路，必須坐轎，抬轎的人都是田裏的農夫，若正當田事農忙的時候，不容易找到抬轎人。桐城到安慶又有百二十餘里的山路，一個多病的身體怎麼能步行呢？剛巧祖父也有事須到省城，勉強找來兩名轎夫，也應讓給年高的祖父。大家勸他不要急着要去，但他『不應當把求學看得太輕，即使丟掉一分鐘也是可惜，』不顧力量夠不夠，就隨着祖父的轎子步行出發。走了快到八十里，行近一條河邊，遇有省城的帆船，纔得搭上同行。一個身軀嬌弱的孩子，爲了讀書，如此不怕吃苦，這種性格保留下來，到後來用在讀書方面時，就成爲一個用功勤學的性格。

瑋德，你那向上努力的心真是懇切，多少年來，不管身體是如何柔弱，心境是如何鬱悒，你對於生活，對於求知，就從不使其蕭條，懈怠。我知道，你雖然有一個洒脫隨便的外表，却包藏一顆縝密的心。你這種可愛的態度，不知多少次把我從銷沈裏提起來；你給我的信總是激勵我，（鼓起沈重的翅膀向高處飛，）慰藉我，（生活上沒

有苦味菜裏無鹽）且期望我將來要在文學上有所樹立。現在，瑋德、九姑的意興只有比昔日更加銷沈，（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卻春風詞筆，）你不再來鼓舞我，責備我，安慰我了嗎！

我不抱怨，瑋德的死，是我個人的蹇連。只可惜他是這樣年青，全然還是個天真的孩子，家中人同親友都預望着他廣闊的前途，誰料他沒有走完三分之一的路程就撒手長逝了！這是天意嗎？使我們在這黯淡的生活裏，不留一星火燄，一點溫存，竟這樣殘酷的奪去心中應保的歡愉，使剛造成的一段城牆驟遭毀滅，眼前又現出這種悽神峭骨的荒原，誰能不悲，誰能忍耐！

瑋德的死，不止是我們個人心裏極大的創傷，也是這個時代的損失。瑋德那可愛的人格，若大家能多知道他些，我相信人人都要惋惜。瑋德有的是一個美麗純潔的靈魂。這個年頭（許是真因為太陽裏有了黑點子？）一班人情，真像袁中郎所講的，「如蝨如蟹如蛙如蛇，」瑋德多麼似一潭清水的溫柔，光明照澈人心呢！雖是在他

生前，幾個貼身的親長，常爲厚望他的心切，對他時有過於求全的責備。但我却深知他的性情，他的美點。瑋德的信心是人所難得的。忠懇，崇之如神明，是瑋德對他朋友的態度。（這竟許是『傻』，是『糊塗』，但這可愛的傻，可愛的糊塗，除了在他那一顆純潔的心裏求，在那兒呢？）友朋取與之際他也並不是全無所忤；鄙，濁，蠢，幾種人類不可避免的惡性是他最恨的。然而在另一觀點上說，他却又是個最會從醜陋裏求美，現實裏求理想的人。不是人家常說瑋德喜歡『Tell beautiful lies』嗎？Beautiful lies 這批評也夠美了，不管說者是否含些幽默意味。給一個不能從現實裏看見幻象，平庸裏挑出精華來的人，聽到一些意外言語，當然要視爲謊話。誰相信 William Blake 說他小時常看見空中有各種仙子的形色呢？不管他把幻象放入詩畫裏有多麼神妙，藝術家見之固能會心，而常人看起來也要講他說美麗的謊。瑋德的謊。就是他愛把極平常的事情，說得如七寶莊嚴，燦爛悅目；把浮薄的人情，煊染得如清水芙蓉，澄靜清密；有時候他高興，對於一種行爲和動作，能描摹入神，滑稽可

笑。他是說美麗的謊嗎？他不是能見到人所不能見到的，體會人所不能體會的嗎？  
瑋德生前不管走到那兒，都會有人歡喜，這歡喜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他能夠給人一種生氣，因為他自己就永遠富於生氣。在一些很美麗的日子裏，爲了一株樹一片石頭向山野裏跋涉，不避夜寒，不辭辛苦前往，一個最好的伴侶便是瑋德。瑋德對於自然也像他對於詩歌一樣，具有深深的領會的興味。他歡喜戲劇。他對英國文學有特殊的愛好。（他本想寫一部英國詩人小史，惜未完成。）他無論對山川人物，或所讀詩歌都能用很多的妙句吐出他心中的感覺。

近兩三年來瑋德較前沈悶，他有他的原因。一個青年人必然的命運，不足希奇。二十一年秋天的時候，瑋德已在中大畢了業，隨我到北平玩玩。十幾天後我就回南了。他留在北平住在他的八姑家裏。有一天，他在一位朋友的茶會裏遇見一個女子。當天晚上他就寫信給我報告這件事。信上說，「九姑糟了。我擔心我自己今天已愛了一個人。我怎麼辦？作一次軍師，告我應當怎麼辦吧。」信上且說這女子如何「天



真爛漫，」如何「聰明」如何「樸素」，且說，「我很歡喜這位小姐，她待我也不錯，我想同他在一起讀書，一定有趣。」末尾且說「九姑，我發愁！」我知道他的話。我相信他信上說的話，一切皆是真事。從此這青年的一腔純厚忠實的熱情就陳獻與她了。但在平不久，就遇到榆關失守的慘難，這僅僅見過七八次面的友情，又要黯然分別。在瑋德眼中心上的安琪兒，因避兵亂，倉皇回轉故鄉湖南去了。瑋德也因校事，隨他的八姑南下。這糟了的事並不糟。離別反而增加一對朋友的友誼。他們開始了極難得的通信，在信札裏建築起一種良好的友誼。兩人純潔的愛戀用文字堆砌得日益高深。成了不可一日或缺的恩物。他們的信札都寫得真摯而秀麗，他的表兄宗白華稱它爲「真正文學作品。」可是，這一對年青人都是純理想的信徒，相愛既深，卻相距日遠。等到這位小姐回到北平時，瑋德已更往南行，到廈門教學去了。他在廈門時給我寫封信上說，「我那朋友爲一種 Idealist，我也是一種 Idealist 但確實，在精神上，在智識上互相戀着，若是想到 Face the reality 則雙方不免痛苦。」

所以他們只顧日日通書，永永相愛，就是不見面也彷彿很過得去。這樣純淨，天真，全理想的愛戀，在現代，說起來真是古典的風格，太稀有少見了。然而一點距離所不可避免的誤會，加上他性情方面的弱點，兩年來瑋德精神上受愛神的箭傷，自然也是很多的。解除它，只有一個方法，就是把兩個年青人距離縮短。

廿二年的秋天，瑋德到廈門去的時候，身體還好，面貌也很豐滿。我們雖是不放心他初次過海，但男兒志在四方，也不好擋住他的壯懷，那知廈門地氣太潮熱，極不宜於長江流域生長的人，尤不宜於像瑋德這樣體質。加之到了那里，人地生疏，飲食不調，寒假時候，他的舊病便復發了。先住在鼓浪嶼日本醫院養病，據說醫治的方法又有錯誤，所以病就從此越來越壞。（廿三年，）暑假回到南京，我看見他兩肩瘦聳，大不像先前的精神了。一面想起使他身體不好的另一原因，我就勸他放棄了廈門的教職，不要再往南方。若果北方有機會可以得到工作，不如過北方去。若北方不好，就暫且在南京養病。

前面已說過瑋德對朋友是那樣的忠懇。他對於愛——這舍利子一般完整而精圓的一個字——的態度，我們不難想到是多麼神聖。因為他寒假臥病不能北上，因為他暑中體弱不堪遠道，又因為像前面所說的他那完全理想的愛戀，竟有人在瑋德與某小姐之間興起一陣謠諑。這對瑋德真有一種可怕的損傷。所以到了假後不得不帶病北行，準備到了北平，與他的好友正式定婚。但脆弱的身體，在火車上一頓顛播，到了北平，又恰好因……於是這年青人從這個醫院轉到那個醫院。診治他的病痛。這幾個月他雖強起行動，其實也太可憐。他的誠實，他的痛苦，他的不可對人言的一切，明白他瞭解他的我，覺得他真可憐。他到死都要表明誠意的，令人慟極！

現在一切都完了。愛與憎，眼淚與歡樂，小小誤會與天真咒誓，全完了。廿七年的時光都在陰霾的天氣裏！只在他生命將盡的時候，纔得享一剎那人間真愛與美，是誰的安排？這幾個月來，真虧得他那好朋友的殷勤服侍，給這熱情與痛苦糾纏，求生奮鬥與疾病包圍的青年，以極大的慰安。臨終的時候，還能得他摯愛的女友，與真心

如慈母的六姑在旁，撫着額角，咽下最後那口氣。償還了他一生的淒涼。瑋德，好孩子，你所愛的明白你，她給你的愛你也明白了。你戰勝了愛。你應當閉了眼睛，應當閉了眼睛。

瑋德是熱愛生命的，他是從不屈服或灰心於苦痛的人，據說他到最後一聲呼吸的時候，還露着生命的微笑。六姑來信說，『瑋德入棺時顏色如生，秀氣徹骨。』瑋德到今天，雖是得到你死的消息已經多日，我還是不大相信！你的言笑還刻刻在我耳邊，你的音容似乎隨時都可接觸，你並沒有死，即使是真，也只是形骸，你的精神同你的愛，是永生的，是應當永遠活在旁人心上的。

瑋德，你除了愛，一生所嚮往的是智識，是趣味，是溫暖而公平的人情。你不會虛偽，更沒有浮生榮利心。瑋德，若果這些東西你在我們這個世界裏還沒有得到呢，希望你能在另一個世界裏覓得。傷心只是我們活着的可憐人的事，我悼惜你，但對你的超脫，却正像夏天夜裏看天上的流星，緬緞難及。

## 憶江南

天氣真好。月光下，山川都像浮起來了。清寂的廣場上，只有我一個人。在走。我買了一根甘蔗，一邊走，一邊吃。秋千架下彷彿有一個人，在看着我，他是在驚訝麼？

我也不願意獨自在月下眺望了，想起中古時候的修道士，遇見山川美景，就不敢抬頭，因為凡是美，都是誘惑人的。美景更增加人的寂寞，更引誘人的悲哀，所以古人獨自對月的時候，總是愛飲酒，恐怕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酒，真是一個寂寞人的最好的伴侶，能把冷漠化成朦朧。

我吃完甘蔗，把渣滓用大張報紙包起來。因為有一天我和友人談心，我說要買一整根甘蔗獨自吃完，這位朋友說：『你要是有那樣的勇氣，我就佩服你。』現在我要把這渣滓留給他看。

記得廿六年春天我忽然想作畫，無意中把這意思說出來了，有一個人說：「你纔沒有這耐性呢。」我聽了很不高興。第二天我就動筆畫，發覺自己對於畫大有興趣，在一枝一葉，一片崖石，一簇樹林之間，極感消魂的迷醉。我畫得一張比一張進步。自己得意極了。後來抗戰事起，我回到故鄉，住在一座小破樓上，夜晚仍抽空作畫；記得會仿倪雲林的石樹，並臨寫他的題字，裱成冊頁，配鏡匡獻給父親，父親把畫掛在書房裏，聽來客評談，自己就拈鬚微笑。自從故鄉遭了敵人的蹂躪，這張畫不知道可還存在人間？而我所最敬愛的老父，就在我們遠行之後逝世了！再也不會在藤蘿蕭瑟的庭院裏看見父親雍穆而脩然的風度，再也不會在寒夜的書齋裏看見父親白髮蒼蒼在燈前垂首。故鄉的庭園裏每一片石，每一條徑，每一棵古樹，每一個殘缺濃蔭的門，都和父親的風儀連合着，我想到父親，就連想到那些醇雅的情景，想到那些情景，就牽記到父親。現在都完了，我失去了一生所最心儀的一切。我不能想，我是被這樣一位樸素盎然的老人遺棄在這淺陋的坑中。

家裏來信說：敵兵進城，把城裏的房子大半燒掉了；把我們家的凌寒亭也拆毀了。這座亭子共有三間，傍着城牆，城牆像一座山，因為時間的古老，從磚牆縫裏生出許多藤蘿和灌木。亭子的左邊是一片竹林，右邊是一座尼菴，前面隔道女牆，就是一個小湖似的池塘，長年聽到澣衣婦的砧杵聲；夏天有很多孩子在裏面游泳，記得有一次在這池塘裏還淹死了一個十三四歲的男孩，我親眼看見人把他從水裏撈起來，他的母親聽到這信息，就像飛鷹落地一樣，奔撲到這男孩的屍首上號哭，到現在事隔廿年，想起那情狀，還是有些愴惻。亭子的周圍都是古木參天，有大可合抱的槐樹，有枝幹天矯的五穀樹，有雙幹的梧桐，還有父親親手種的柏，石楠，柿，和杉等樹。這些樹都是我幾個兄弟的小名，父親帶着多少溫良的深意把他們每一個名字都種植在土地上；看他把一瓢一瓢的清水灌溉到樹根上，是存着多少的希望！要是風雨的時候，這些木葉響動着，渾和成一片河流似的聲音，或是被風雨激蕩，枝條銳鳴得像有人在曠野上號叫，這不正是他耽心着在遠處的孩子們，憂心戚戚的時候嗎？

有一片雲石，是父親從園後草叢裏發現出來的，石上有不知道是那一年代，是誰，鐫刻着「立雲」二字，字體蒼勁，父親歡喜得像發現一件寶物，把石豎起來，砌一座花台供設着，周圍種着很多的書帶草，細長的葉子，因為多年的生長，像獅子一樣蹲伏在石下。這地方四時都有各種奇怪的鳥雀，啄木鳥的剝啄聲，夜晚貓頭鷹的顫叫；還有彩色的錦雞，在竹林裏穿飛，我小的時候，常常耽心那華麗的長尾巴，會在竹林裏碰斷。小松鼠故意逗人似的捧着一個松果坐在窗台上玩耍。這地方是我們小時候的樂園，現在提起來，還有無限的親切，和一些甜蜜的感覺。亭子裏父親收藏了一些書畫碑帖，這是我們看作聖壇不敢瀆犯的所在，這次也被敵人掃蕩完了！家裏人又告訴我，當敵兵退出這城以後，父親從山中歸來，看見這樣殘破，並不十分痛惜。只因滿地殘書斷帖，父親一一拾起來，偶然有一兩部還可以湊成完整的時候，就大喜過望。我寫到這裏，心上湧起一陣泉水似的悲涼，想父親一生愛書如命，平時再也不許我們隨意翻動，這次竟如此糟蹋了！父親所以不十分痛惜，是因為一般廣大的喪亡，



比起個人的損失又算得什麼？可悲痛的有比這更大，更大的事，父親是明白的。

今晚因爲看見月光下的山川太美了，誘我這許多的沉思。如果回憶只給我枉然的磨折，以後該學中古的修道士，不再抬頭看山川之美了。

